



三立堂新編閩外春秋卷之三十

華胥外史漢陽

尹商

于皇甫 著

論曰、控弦數十萬、鳴鏑數十羣、鼓角之聲、悲而壯、駝馬之氣、腥以臊、風雨雷電、交發而並至、龍蛇虎豹、變現而出沒於此、有人焉、單刀直入、挺鎗前進、喑鳴震盪、兆衆辟易、所謂頂天立地、丈夫斫頭陷胸、男子斯乃不得已、而鬪未有得已、而鬪者也是、爲鬪將嗟乎、鬪將豈易得哉、余故編徐晃等

人而也、其行事於左、

而國者由是為國... 夫河... 出武... 此... 備日... 華... 三...

後漢太尉侍中執金吾河東尹前并州刺史新

豐縣侯段熲

熲字紀明武威姑臧人少便習弓馬尚遊俠輕財賄長乃折節好古學初舉孝廉歷陽陵令遷遼東屬國都尉時鮮卑犯塞熲即率所領馳赴之既而恐賊驚去乃使驛騎詐賫璽書召熲熲於道偽退潛於還路設伏虜信為然乃入追熲熲因大縱兵悉斬獲之永壽二年詔公卿選將有文武材者乃拜熲為中郎將太破太山賊郭

竇等獲首萬級封頰爲列侯延熹二年遷護羌校尉會燒當燒何當煎勒姐等八種羌寇隴西金城塞頰將兵及湟中義從羌萬二千騎出湟谷擊破之追討南渡河使軍吏田晏夏育募先登懸索相引復戰於羅亭大破之斬其酋豪以下二千級獲生口萬餘人虜皆奔走明年春餘羌復與燒何大豪寇張掖攻沒鉅鹿塢又招千餘落并兵晨奔頰軍頰下馬六戰至日中刀折矢盡虜亦引退頰追之且鬪且行晝夜相攻割

肉食雪四十餘日遂至積石山出塞二千餘里斬燒何大帥首虜五千餘人燒當種九千餘口詣頰降四年冬上郡沈氏隴西牢姐烏吾諸種兵共寇并涼二州頰將湟中義從討之涼州刺史郭閎貪共其功稽固留也停頰軍使不得進義從役久戀鄉舊皆悉反叛郭閎歸罪於頰頰坐徵下獄輸作左校羌遂陸梁覆沒營塢轉相招結唐突諸郡於是吏人守關訟頰以千數朝廷知頰爲郭閎所誣認問其狀頰但謝罪不敢

言枉京師稱爲長者起於徒中復拜議郎遷并州刺史八年夏進軍擊當煎種於湟中頰兵敗被圍二日用隱士樊志張策潛師夜出鳴鼓還戰大破之首虜數千人頰遂窮追展轉山谷間自春及秋無日不戰虜遂饑困敗散頰侯破西羗斬首二萬三千級獲生口數萬人馬牛羊八百萬頭降者萬餘落封頰都鄉凡永康元年當煎諸種復反合四千餘人欲攻武威頰復追擊於鸞鳥大破之殺其渠帥斬首三千餘級西羗

於此弭定而東羗先零等自覆沒征西將軍馬賢後朝廷不能討遂數寇擾三輔其後度遼將軍皇甫規中郎將張奐招之連年旣降又叛詔問頰云頰因上言曰先零東羗雖數叛逆而降於皇甫規者已三萬許落餘寇無幾今張奐躊躇久不進者當慮外離內合兵往必驚且自冬踐春屯結不散臣以爲狼子野心難以恩納執窮雖服兵去復動惟當長矛挾脇白刃加頸耳計東種所餘三萬餘落居近塞內路無險折

非有燕齊秦趙從橫之執，而久亂并涼，累侵三輔，西河上郡已各內徙，安定北地復至單危，自雲中五原西至漢陽二千餘里，匈奴種羗並擅其地，是爲癰疽伏疾，留滯脇下，如不加誅，轉就滋大。今若以騎五千，步萬人，車三千兩，三冬二夏，足以破定，無慮凡也都用費爲錢五十四億。如此則可令羣羗破盡，匈奴長服，內徙郡縣，得反本土，伏計永和、中諸羗反，茲十有四年，用二百四十億，永和之末復經七年，用八十餘億，費

耗若此，猶不誅盡，餘孽復起，於茲作害，今不暫疲人，則永寧無期。臣庶竭駑劣，伏待節度，帝許之，悉聽如所上。建寧元年春，頰將兵萬餘人，齎十五日糧，從彭陽直指高平，與先零諸種戰於逢義山，虜兵盛，頰衆恐，頰乃令軍中張鍬利刃，長方三重，挾以彊弩，列輕騎爲左右翼，激怒兵將曰：今去家數千里，進則事成，走必盡死，弩力共功名。因大呼，衆皆應聲騰赴，頰馳騎於傍，突而擊之，虜衆大潰，斬首八千餘級，獲牛馬羊二

十八萬頭拜頰破羗將軍夏頰復追羗出橋門至走馬水上尋聞虜在奢延澤乃將輕兵兼行一日一夜二百餘里晨及賊擊破之餘虜走向洛川復相屯結頰乃分遣騎司馬田晏將五千人出其東假司馬夏育將二千人繞其西羗兵六七千人故圍晏等晏等與戰羗潰走頰急進與晏等共追之於令鮮水上頰士卒饑渴乃勸衆推方奪其水虜復散走頰遂與相連綴且鬪且引及於靈武谷頰乃被甲先登士卒無敢後

者羗遂大敗棄兵而走追之三日三夜士皆重繭旣到涇陽餘羗四千落悉散入漢陽山谷間

時張奐上言

云

詔書下頰頰復上言臣本知

東羗輒弱易制所以比陳愚慮思爲永寧之算而張奐云臣伏念中興以未羗寇最盛今先零雜種攻沒縣邑上天震怒假手行誅昔邢爲無道衛國伐之師興而雨臣動兵涉夏連獲其澍上占天心下察人事又非深陰絕域之地車騎安行無應折衄案奐身當武職駐兵二年不

能平寇，虛欲修文職，戈招降獷敵，誕辭空說，僭而無證，何也。昔先零作寇，趙充國徙令居內，煎當亂邊，馬援遷之三輔，始服終叛，至今爲鯁。故遠識之士，以爲深憂。今傍郡戶口單少，數爲羗所創毒，而欲令降徒與之雜居，是猶種枳棘於良田，養虺蛇於室內也。故臣奉大漢之威，建長久之策，欲絕其本根，不能使殖。本規三歲之費，用五十四億，今適朞年，所耗亦半，而餘寇殘燼，將向殄滅。臣每奉詔書，軍不內御，願卒斯言。一

以任官，臨時量宜，不失權便。三年夏，頰自進營去羗所屯凡亭山四五十里，遣田晏、夏育將五千人據其山上，羗悉衆攻之。厲聲問曰：田晏、夏育在此不。湟中義從羗悉在何面。今日欲決死。生軍中恐，晏等勸激兵士殊死大戰，遂破之。羗衆潰東奔，復聚射虎谷，分兵守諸谷上下門。頰規一舉滅之，不欲復令散走，乃遣千人餘西縣，結木爲柵，廣二十步，長四十里，遮之。分遣晏、育等將七千人，銜枚夜上西山，結營穿塹，去虜一

里許。又遣司馬張愷等將三千人上東山。虜覺，遂攻晏等，分遮汲水道。頰自率步騎進擊水上，羗却走。因與愷等挾東西山，縱兵擊破之。羗復敗散，頰追至谷上下門，窮山深谷，悉破之，斬其渠帥以下萬九千級，獲牛馬驢騾羶裘廬帳什物不可勝數。東羗悉平。凡百八十戰，斬三萬八千六百餘級，獲牛馬羊驢騾駱駝四十二萬七千五百餘頭，費用四十四億。軍士死者四百餘人，更封新豐縣侯。頰行軍，仁愛士卒，疾病者親

白瞻省，手爲褁創，在邊十餘年，未嘗一日蓐寢。

蓐席也。

與將士同苦，故皆樂爲死戰。後徵還京，將

秦胡步騎五萬餘人，及汗血千里馬，生口萬餘人。詔遣大鴻臚持節慰勞於鎬軍，至拜侍中，轉執金吾。河南尹光和二年爲太尉，會日食，自劾有司，舉奏詔收印綬，詣廷尉。時司頰校尉陽球奏誅王甫，并及頰，就獄中詰責之，遂飲鴆死。

按大夫出疆，苟利社稷，專之可也。段熲鎮遼東，矯制禦虜，權以濟事也。乃坐詐璽書伏重

刑以功得免、拜議郎、是漢之功、令雖嚴而邊臣猶得展布也。故武臣多能立功、郭閎貪功、稽固反歸罪于頰、至下獄輪作、尚謂有公道乎、則帝之不諦也。

評曰、段熲討燒當諸羌、使軍吏懸索相引、而已下馬大戰、其意氣之盛、可謂壯哉。刀折矢盡、割肉食雪、四十餘日、出塞二千餘里、卽衛霍不烈于此矣。大小凡百八十戰、斬首三萬八千餘級、而軍士死者裁四百餘人、漢興以

來征伐之功、罕有其儷也。在邊十餘年、未嘗一日蓐寢、真能與將士同辛苦、蓋將之勇而仁者也。所可醜者、不合曲意、宦官以保富貴耳。曲意凡以求福、而禍伏焉。卒以黨王甫、鳩死犴狴、哀哉。

魏盪寇將軍假節晉陽剛侯張遼

遼字文遠馬邑人漢末以兵屬董卓卓敗以兵

屬呂布太祖破布於下邳遼將其衆降拜中郎

將賜爵關內侯數有戰功遷裨將軍與夏侯淵

圍昌豨於東海數月糧盡議引軍還遼謂淵曰

數日已來每行諸圍豨輒屬目視遼又其射矢

更稀此必豨計猶豫故不力戰遼欲挑與語儻

可誘也乃使謂豨曰公命遼傳語豨果下與語

遼爲說太祖神武方以德懷四方先附者受大

賞。猗乃許降。遼遂單身上三公山入猗家拜妻。子猗喜隨詣太祖。太祖遣猗還責遼曰：此非大將法也。遼曰：以明公威信著於四海，遼奉旨，猗必不敢加害也。從討袁譚，譚破別將，狗海濱，破遼東賊柳毅等，還鄴。太祖自出迎遼，引共載以遼爲盪寇將軍。時荊州未定，復遣遼屯長社，臨發，軍中有謀反者，夜驚亂，起火，一軍盡擾。遼謂左右曰：勿動，是不一營盡反，必有造變者。欲以動亂人耳。乃令軍中共不反者安坐，遼將親兵

數十人中陣而立，有頃定，卽得首謀者殺之。陳蘭、梅成以氐六縣叛，太祖遣于禁等討之。蘭成僞降，禁禁還，成遂轉入潛山。潛山有天柱山，高峻險狹，步徑才通。遼欲進，諸將難之。遼曰：此所謂一與一勇者得前耳。遂進攻之，斬蘭成首，盡虜其衆。太祖論功，增邑假節。太祖旣征孫權，還使遼與樂進、李典等將七千餘人屯合肥。太祖征張魯，教與護軍薛悌署函邊，曰：賊至乃發。俄而權率十萬衆圍合肥，乃共發教。教曰：若孫權

至者張李將軍出戰。樂將軍守護軍，勿得與戰。諸將皆疑。遼曰：公遠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指及其未合，逆擊之，折其盛，執以安衆心。然後可守也。成敗之機在此一戰。諸君何疑？李典亦與遼同。於是遼夜募敢從之士，得八百人，推牛饗將士。明日大戰。平旦，遼被甲持戟先登陷陣，殺數十人，斬二將，大呼自名，衝壘入至權麾下。權大驚，衆不知所爲，走登高冢，以長戟自守。遼叱權下戰，權不敢動。望見遼所將衆

少，乃聚圍遼數重。遼生有麾，圍直前急擊，圍開。遼將麾下數十人得出，餘衆號呼曰：將軍棄我乎？遼復還，突圍拔出，餘衆權人馬皆披靡，無敢當者。自旦戰至日中，吳人奪氣，諸將咸服。權守合肥十餘日，城不可拔，乃引退。遼率諸軍追擊，幾復獲權。太祖大壯遼，拜征東將軍。孫權稱藩，遼還屯雍丘，得疾。孫權復叛，遼還屯合肥，進爵都鄉侯，給遼母車及兵馬，送遼家詣屯。勅遼母至，導從出迎，所督諸軍將使羅拜道側觀者，榮

周外春秋 卷之三十一
三
之文帝踐阼封晉陽侯增邑黃初二年遼朝洛陽宮文帝問破吳意狀顧左右曰此亦古之邵虎也爲起第舍又特爲遼母作殿以從遼軍卒皆爲虎賁孫權復稱藩遼還屯雍丘得疾帝迎遼就行在所車駕親臨執其手賜以御衣太官日送御食疾小差帝遣遼乘舟與曹休至海陵臨江權甚憚焉是歲遼與諸將破權將呂範病遂篤薨於江都帝爲流涕謚曰剛侯
按二軍以氣爲主故遼等守合肥孟德密教

及敵之未合而逆擊之所以折其盛執而奪吳人之氣也惟張遼李典能解其指樂進輩弗解也若以昌豨之屬目相視而料其欲降夜驚亂起而鎮靜不動卽誅首謀勇畧絕人可稱名將也

評曰孫盛有言兵固詭道奇正相資若乃命將出征推轂委權或賴率然之形或憑特角之勢羣帥不和則弃師之道也合肥之守彼衆我寡必懷貪墮以致命之兵擊貪墮之卒

其勢必勝。勝而後守，守則必固。是以魏武推選方員，參以同異，爲之密教，節宣其用，事至而應，若合符契，其智畧不可及也。

魏右將軍陽平壯矣徐晃

晃字公明，河東楊人。爲郡吏，從車騎將軍楊奉討賊有功，拜騎都尉。李漼郭汜亂長安，奉從晃計，擁天子還洛陽，封晃都亭侯。後歸太祖，拜裨將軍，從征呂布。又從破顏良、文醜，拜偏將軍。與曹洪破祝臂，與史渙擊袁紹，運車功最多，封都亭侯。太祖圍鄴，破邯鄲，易陽令韓範僞以城降，而拒守。太祖遣晃攻之，晃至，飛矢城中，爲陳成敗，範悔，晃輒降之。旣而言於太祖曰：「二袁未破，

諸城未下者傾耳而聽。今日滅易陽。明日皆以死守。恐河北無定時也。願公降易陽。以示諸城。則莫不望風。太祖善之。從破袁譚。討平原叛賊。從征蹋頓。拜橫野將軍。又與滿寵拒關公於漢津。與曹仁於江陵。斬太原反賊商曜。韓遂。馬超等。反關右。遣晃屯汾陰。以撫河東。賜牛酒。令上先人墓。太祖至潼關。恐不得渡。召問晃。晃曰。公盛兵於此。而賊不復別守蒲阪。知其無謀也。今假臣精兵。渡蒲阪津。爲軍先置。以截其裏。賊可

擒也。太祖曰。善。使晃以步騎四千人渡津。作塹柵。未成。賊梁興夜將步騎五千餘人攻晃。晃擊走之。太祖軍得渡。遂破超等。太祖還鄴。留晃與夏侯淵拒蜀將於陽平。陳式等立十餘營。絕馬鳴閣道。晃征破之。太祖甚喜。假晃節。令曰。此閣道。漢中之險要咽喉也。蜀人欲斷絕外內。以取漢中。將軍一舉克奪。賊計善之。善者也。遂自至陽平。引出漢中。諸軍復遣晃助曹仁攻關公。屯宛。會漢水暴溢。于禁等沒。圍仁於樊。又圍將軍

呂常於襄陽。晃所將多新卒，以關公難與爭鋒，遂前至陽陵陂屯。太祖復還，遣將軍徐商、呂建等詣晃，令曰：「須兵馬集至，乃俱前。」賊屯偃城。晃到，詭道作都塹，示欲截其後。賊燒屯走。晃得偃城，兩面連營，稍前去。賊圍三丈，所未攻。太祖前後遣殷署、朱蓋等凡二十營詣晃。賊圍頭，又屯。又別屯四冢。晃揚聲當攻圍頭，屯而密攻四冢。見四冢欲壞，自將步騎五千出戰。晃擊之，退走。遂追陷，與俱入圍，破之。或自投沔水死。太祖令

曰：「賊圍塹鹿角十重，將軍致戰全勝，遂陷賊圍，多斬首虜。吾用兵三十餘年，及所聞古之善用兵者，未有長驅徑入敵圍者也。且樊、襄陽之在圍，過於莒卽墨將軍之功。踰孫武、穰苴、晃振旅還摩陂，太祖迎晃七里，置酒大會。太祖舉卮酒勸晃，且勞之曰：「全樊、襄陽將軍之功也。時諸軍皆集，太祖案行諸營，士卒咸離陣觀，而晃軍營整齊，將士駐陣不動。太祖歎曰：「徐將軍可謂有周亞夫之風矣。」文帝卽王位，以晃爲右將軍，及

踐阼封楊侯。破蜀兵，以晃鎮陽平。徙封陽平侯。晃將軍常遠斥侯先爲不可勝，然後戰。追奔爭利，士不暇食。常歎曰：古人患不遭明君，今幸遇之。當以功自效，何用私舉爲？終不廣交接。太和元年薨，謚曰壯侯。

按徐晃治軍深合古法，因賊不守蒲阪而潛軍以渡，合于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揚言攻圍頭屯，而密攻四冢，合于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也。卓然有名將之風。

評曰：軍擾者將不重。古今惟岳忠武最稱嚴毅。故曰：撼山易，撼岳家軍難。曹公按行諸營，見晃營將士駐陣不動，故以周亞夫方之。夫遠斥侯先爲不可勝，可想其持重。若追奔逐利，士不暇食，抑可迅疾也。謚之曰壯，誠哉壯也。但長駢徑入敵圍，則好勇過我，是鬪將法，非大將法。

我大將去

志。卧。具。温。野。人。烟。圍。阻。校。後。最。深。最。闊。亦。未。
既。士。不。知。食。時。可。及。夾。心。痛。之。曰。此。婦。將。非。
或。引。其。兵。不。可。謂。可。勝。其。待。重。苦。後。亦。未。
吳。景。嘗。孫。士。聖。朝。不。恤。以。用。亞。夫。丈。丈。夫。
其。將。曰。湖。山。思。越。音。宋。軍。戰。曹。公。於。許。請。營。
有。日。軍。為。善。果。不。重。古。今。地。音。忠。危。最。難。難。

吳奮威將軍陵陽侯周泰

泰字幼平九江下蔡人與蔣欽隨孫策為左右
服事恭敬數戰有功策入會稽署別部司馬授
兵權愛其為人請以自給策討六縣山賊權住
宣城使士自衛不能千人意尚忽略不治圍落
而山賊數千人卒至權始得上馬而賊鋒刃已
交於左右或斫中鞍鞍衆莫能自定惟泰奮激
投身衛權膽氣倍人左右由泰並能就戰賊既
解散身被十二創良久乃蘇是日無泰權幾危

始策深德之。補春穀長。後從攻皖。及討江夏。還過豫章。復補宜春長。所在皆食其征賊。從討黃祖有功。後與周瑜程普拒曹操於赤壁。攻曹仁於南郡。荊州平定。將兵屯岑。操出濡須。泰復赴擊。操退。留督濡須。平虜將軍。時朱然徐盛等皆在所部。並不伏也。權特爲案行。至濡須。鴨因會諸將大爲酣樂。權自行酒。到泰前。命泰解衣。權手自指其創痕。問以所起。泰輒記昔戰鬪處。以對。畢使復服。因把其臂流涕。交連字之。曰。勿平。

卿爲孤兄弟戰。如熊虎。不惜軀命。被創數十。膚如刻畫。孤亦何心不待卿。以骨肉之恩。委卿以兵馬之重。乎卿吾之功臣。孤當與卿同榮辱。等休戚。威平意快。爲之勿以寒門自退也。卽勅以已常所用御幘。青縑蓋。賜之。坐罷。住駕。使泰以兵馬導從。出鳴鼓角。作鼓吹。於是盛等乃伏後。權破關羽。欲進圖蜀。拜泰漢中太守。奮威將軍。封陵陽侯。黃武中卒。子邵以騎都尉領兵。曹仁出濡須戰有功。又從攻破曹休。進位裨將軍。黃

龍二年卒

按將以謀勝而摧鋒陷陣必不得願惜軀命也周泰膽氣倍人前後積戰功甚夥而朱然徐盛皆不伏彼固未見泰之刀瘢箭痕耳仲謀因濡須大會使泰之裸袒指點蓋亦有御將之術焉

評曰周泰等乃江表虎臣孫氏之所倚重也仲謀裸而觀其鎗痕把臂流涕不翅骨肉君臣之際乃爾耶命曾聞故帥杜公松好勇過我身經百戰鎗痕頗劇白公兆慶嘗爲其偏將問之而信惜乎其死于奴酋之手經略何人雖寸礫未足以蔽其辜也

吳折衝將軍甘寧

寧字興霸，巴郡臨江人也。少有氣力，好游俠。招合輕薄少年爲之渠帥，羣聚相隨，挾持弓弩，負毘帶鈴。民間鈴聲卽知是寧。輕俠殺人，藏舍亡命，聞於郡中。其出入步則陳車騎，水則連輕舟，侍從被文繡，所如光道路。住止常以繒錦維舟，去或割棄以示奢。人見斷維亦知是寧。人與相逢及屬城長吏接待隆厚者，乃與交歡，不爾卽放所將，奪其資貨於長吏界中，有所賊害，作其

發負至二十餘年止不攻劫頗讀諸子乃將僮
客八百人就劉表表儒人不習軍事時諸英豪
各各起兵寧觀表事勢終必無成恐一朝土崩
并受其禍欲東入吳黃祖在夏口軍不得過乃
留依祖三年祖不禮之權討祖祖軍敗奔走追
兵急寧以善射將兵在後射殺校尉凌操祖既
得免軍罷還營待寧如初祖都督蘇飛數薦寧
祖不用令人化誘其客客稍亡寧欲去恐不獲
免獨憂悶不知所出飛知其意乃要寧爲之置

酒謂曰吾薦子者數矣主不能用日月逾邁人
生幾何宜自遠圖庶遇知己寧良久乃曰雖有
其志未知所由飛曰吾欲白子爲邾長於是去
就孰與臨坂轉丸乎寧曰幸甚飛白祖聽寧之
縣招懷亡客并義從者得數百人於是歸吳周
瑜呂蒙皆共薦達孫權加異同于舊臣寧陳計
曰今漢祚日微曹操彌憍終爲篡盜南荆之地
山陵形便江川流通誠是國之西勢也寧已觀
劉表慮既不遠兒子又劣非能承業傳基者也

至尊當早規之。不可後操圖之。圖之之計。宜先取黃祖。祖今年老昏耄。已甚財穀並乏。左右欺弄。務於貨利。侵求吏士。吏士心怨。舟船戰具。頓廢不修。急於耕農。軍無法伍。至尊今往。其破可必。一破祖軍。鼓行而西。西據楚關。大勢彌廣。卽可漸規巴蜀。權深納之。張昭時在坐。難曰。吳下業業。若軍果行。恐必致亂。寧謂昭曰。國家以蕭何之任付君。君居守而憂亂。奚以希慕古人乎。權舉酒屬寧曰。興霸今年行討。如此酒矣。決以

付卿。但當勉建方略。令必克祖。則卿之功。何嫌張長吏之言乎。權遂西。果擒祖。盡獲其士衆。遂授寧兵屯當口。初。權破祖。先作兩函。欲以盛祖及蘇飛首。飛令人告急於寧。寧曰。飛若不言。吾豈忘之。權爲諸將置酒。寧下席叩頭血涕交流。爲權言飛疇昔舊恩。寧不值飛。固已捐骸於溝壑。不得致命於麾下。今飛罪當夷戮。特從將軍乞其首領。權感其言。謂曰。今爲君致之。若走云何。寧曰。飛免分裂之禍。受更生之恩。逐之尚必

不走。豈當圖亡哉。若爾，寧頭當代入函。權乃赦之。後隨周瑜拒破曹操於烏林，攻曹仁於南郡。未拔，寧建計先徑進取夷陵，卽得其城，因入守之。時手下有數百兵，并所新得僅滿千人。曹仁乃令五六千人圍寧。寧受攻累日，敵設高樓，雨射城中，士衆皆懼。惟寧談笑自若。遣使報瑜，瑜用呂蒙計，帥諸將解圍。後隨魯肅鎮益揚，拒關羽。羽號有三萬人，自擇選銳士五千人投縣上流十餘里淺瀨，云欲夜涉渡。肅與諸將議，寧時

有二百兵，乃曰：可復以五百人益吾，吾往對之。保羽聞吾欬唾，不敢涉水。涉水卽是吾擒。肅便選千兵益寧。寧乃夜往，羽聞之，往不渡，而結柴營。今遂名此處爲關羽瀨。權嘉寧功，拜西陵太守，領陽新、雉、兩縣。後從功皖，爲升城督。寧手持練，身緣城爲吏士先卒，破獲朱光。計功，呂蒙爲最。寧次之。拜折衝將軍。後曹操出濡須，寧爲前部督，受勅出斫敵前營。權特賜米酒，衆殺寧。乃料賜手下百餘人，食食畢。寧先以銀盃酌酒。

自飲兩盃乃酌與其都督都督伏不肯時持寧引白削置膝上呵謂之曰卿見知於至尊孰與其寧其寧尚不惜死卿何以獨惜死乎都督見寧色厲卽起拜持酒通酌兵各一銀盃至二更時銜枚徑詣操營下使拔鹿角踰壘入營斬得數十級北軍驚駭鼓譟舉火如星寧已還入營作鼓吹稱萬歲因夜見權權喜曰足以驚駭老子否聊以觀卿膽耳卽賜絹十疋刀百口權曰孟德有張遼孤有興霸足相敵也停住月餘北

軍便退寧雖麤猛好殺然開爽有計略輕財敬士能厚養健兒健兒亦樂爲用命建安二十年從攻合肥會疫疾軍旅皆已引出唯車下虎士千餘人并呂蒙蔣欽凌統及寧從權逍遙津北張遼覘望知之卽將步騎奄至寧引弓射敵與統等死戰寧厲聲問鼓吹何以不作壯氣毅然權尤嘉之統怨寧殺其父操寧常備統不與相見權亦命統不得讐之嘗于呂蒙舍會酒酣統乃以刀舞寧起曰寧能雙戰舞蒙曰寧雖能未

若蒙之巧也。因操持楯以身分之。後權知統意。因令寧將兵。遂徙屯於半州。寧厨下兒曾有過。走投呂蒙。蒙恐寧殺之。故不即還。後寧齋禮禮蒙母。臨當與升堂。乃出厨下兒還寧。寧許蒙不殺。斯須還船。縛置桑樹。自挽弓射殺之。畢勅船人更增舸纜。解衣卧船中。蒙大怒。擊鼓會兵。欲就船攻寧。寧聞之。故卧不起。蒙母徒跣出誠蒙。曰。至尊待汝如骨肉。屬汝以大事。何有以私怒而欲攻殺甘寧。寧死之日。縱至尊不問。汝是爲

臣下非法。蒙素至孝。聞母言。卽豁然意釋。自至寧船。笑呼之曰。典霸老母待卿食。急上。寧涕泣。歔歔曰。負卿與蒙。俱還見母。歡晏竟日。寧卒。權痛惜之。

按甘寧凌統不共之仇。一朝更爲刎頸之交。乃知世上無不可解之仇。只是人不肯先爲。甘寧耳。吾勸世人蚤爲甘寧可也。評曰。曹兵遠來。仲謀思得一人挫其來銳。凌統願得三千人往。甘寧止求百人。劫營是三

十之一也。孰勇孰怯。耶寧旣領百人到營。令之列坐。出羊酒相餉。百人皆有難色。寧拔劍怒詈。而後百人請效死力。孰勇孰怯。耶乃至。鵝翎爲號。直突軍中。縱橫馳驟。逢人便殺。勒兵回寨。百不失一。鼓吹而呼萬歲。真足以驚。詭老賊。其膽略爲過人矣。堪與文遠伯仲。

魏太尉安西將軍假節領護東羌校尉前兖州刺史汝南城陽南安太守振威討寇將軍方城鄉侯鄧艾

艾字士載棘陽人。每見高山大澤。輒規度指畫。軍營處所。時人多笑焉。後見司馬宣王。宣王竒之。辟爲掾。遷尚書郎。時欲廣田畜穀。爲滅賊資。使艾行陳項。已東至壽春。艾以爲良田水少。不足以盡地利。宜開河渠。可以引水澆溉。大積軍糧。又通運漕之道。乃著濟河論。以喻其指。又以

爲昔破黃巾、因爲屯田、積穀於許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軍出征、運兵過半、功費巨億、以爲大役、陳蔡之間、上下田良、可省許昌左右諸稻田、并水東下、令淮北屯二萬人、淮南三萬人、十二分休、常有四萬人、且田且守、水豐常收三倍於西、計除衆費、歲完五百萬斛、以爲軍資、六七年間、可積三十萬斛於淮上、此則十萬之衆、五年食也、以此乘吳、無往而不克矣、宣王善之、事皆施行、正始二年、乃開廣漕渠、

每東南有事、大軍興、衆汎舟而下、達于江淮、糧食有儲、而無水害、艾所建也、出參征西軍事、遷南安太守、嘉平元年、與征西將軍郭淮拒蜀將姜維、維退、淮因西擊羗、艾曰、賊去未遠、或能復還、宜分諸將以備不虞、於是留艾屯白水北、三日、維還、廖化自白水南向艾結營、艾謂諸將曰、維今卒還、吾軍人少、法當來渡、而不作橋、此維使化持吾令、不得還、維必自東襲取洮城、洮城在水北、去艾屯六十里、艾卽夜潛軍徑到、維果

來渡而艾先至據城得以不敗賜爵關內侯加
討寇將軍後遷城陽太守是時并州右賢王劉
豹并爲一部艾上言曰戎狄獸心不以義親疆
則侵暴弱則內附故周宣有獫狁之寇漢祖有
平城之困每匈奴一盛爲前代重患自單于在
外莫能牽制去卑誘而致之使來入侍由是羗
夷失統合散無主以單于在內萬里順軌今單
于之尊日疏外士之威寢重則胡虜不可不深
備也聞劉豹部有叛胡可因叛割爲二國以分

其勢去卑功顯前朝而子不繼業宜加其子顯
號使居鴈門離國弱寇進錄舊勲此御邊長計
也又陳羗胡與民同處者宜以漸出之使居民
表崇廉耻之教塞奸宄之路大將軍司馬景王
新輔政多納用焉遷汝南太守所在荒野開闢
軍民並豐遷兖州刺史加振威將軍上言曰國
之所急惟農與戰國富則兵彊兵彊則戰勝然
農者勝之本也今使考績之賞在於積粟富民
則浮華之原塞矣毋丘險作亂遣健步齋書欲

疑惑大衆艾斬之兼道進軍先趨樂嘉城作浮橋司馬景王至遂據之文欽以後大軍破敗於城下艾追之至丘頭欽奔吳以功封方城鄉侯行安西將軍艾解王經圍於狄道姜維退駐鍾提乃以艾爲安西將軍假節領護東羌校尉議者多以爲維力已竭未能更出艾曰洮西之敗非小失也破軍殺將倉廩空虛百姓流離幾於危亡今以策言之彼有乘勝之勢我有虛弱之實一也彼上下相習五兵犀利我將易兵新器

杖未復二也彼以船行吾以陸運勞逸不同三也狄道隴西南安祁山各當有守彼專爲一我分爲四四也從南安隴西因食羌穀若走祁山熟麥千頃爲之垂餌五也賊有點數其來必矣頃之維果向祁山聞艾已有備乃回從董亭趨南安艾據武城山相持維與艾爭險不克其夜渡謂東行緣山趨上邽艾與戰於段谷大破之景元四年詔諸軍征蜀大將軍司馬文王皆指授節度使艾與維相綴連雍州刺史諸葛緒要

維令不得歸。艾遣天水太守王頌等直攻維營。隴西太守辛弘等邀其前。金城太守楊欣等詣其松。維聞鍾會諸軍已入漢中。引退還。欣等追躡於強川口。大戰。維敗走。聞雍州已塞道。屯橋頭。從孔函谷入北道。欲出雍州。後諸葛緒聞之。却還三十里。維入北道三十餘里。聞緒軍却。尋還從橋頭過。緒趨截維。較一日不及。維遂東引。還守劍閣。鍾會攻維。未能克。艾上言。今賊摧折。宜遂乘之。從陰平。由邪徑。經漢德陽亭。趨涪出。

劍閣西。百里去成都。三百餘里。奇兵衝其腹心。劍閣之守。必還赴涪。則會方軌而進。劍閣之軍。不還。則應涪之兵寡矣。軍志有之曰。攻其不備。出其不意。今掩其空虛。破之必矣。艾自陰平道。行無人之地。七百餘里。鑿山通道。造作橋閣。山高谷深。至爲艱險。又糧運將匱。頻於危始。艾以。壇自裹。推轉而下。將士皆攀木緣崖。魚貫而進。先登至江油。蜀守將馬邈降。蜀衛將軍諸葛瞻。自涪還。縣竹列陳待艾。艾遣子忠等出其右。司

馬師纂等出其左，忠纂戰不利，並退。還曰：賊未可擊。艾怒曰：存亡之分在此一舉，何不可之有！乃叱忠纂等將斬之。忠纂馳還更戰，大破之。斬瞻，進軍到雒。劉禪遣使請降。艾至成都，禪詣軍門，艾受而宥之。檢御將士，無所虜略，緩納降附，使復舊業。蜀人稱焉。輒依鄧禹故事，承制拜禪行驃騎將軍、太子諸王駙馬羣司，各拜官。有差於縣竹築臺，以爲京觀，用彰戰功。艾深自矜伐，謂蜀士大夫曰：諸君賴遭某，故得有今日耳。如

遇吳漢之徒，已殄滅矣。又曰：姜維自一時雄兒也，與其相值，故窮耳。有識者笑之。詔曰：艾耀威奮武，深入虜庭，斬將搴旗，梟其鯨鯢，而兵不踰時，蕩定巴蜀，雖白起破強楚，韓信克勁趙，計功論美，不足比勲也。其以艾爲太尉。艾言：司馬文王曰：兵有先聲而後實者。今因平蜀之勢，以乘吳，吳人震恐，席卷之時也。然大舉之後，將士疲勞，不可使用。且徐緩之，留隴右兵三萬人，蜀兵二萬人，煮鹽興冶，爲軍農要用，並作舟船，豫順

流之事。然後發使告以利害。吳必歸化。可不征而定也。今宜厚劉禪。以致孫休安士民。以來遠人。文王使監軍衛瓘喻艾事。當須報。不宜輒行。艾重言曰。銜命征行。奉指授之策。元惡既服。至於承制拜假。以安初附。謂合權宜。今蜀舉衆歸命。地盡南海。東接吳會。宜早鎮定。以待國命。往復道途。延引日月。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專之可也。今吳未賓。勢與蜀連。不可拘常。以失事機。兵法進不求名。退不避罪。

艾雖無古人之節。終不自嫌。以損於國也。鍾會胡烈師纂等皆曰。艾所作悖逆。變釁以結詔書。檻車召艾。艾本營將士追出艾。檻車迎還。瓘遣田續等討艾。遇於縣竹西。斬之。子忠與艾俱死。艾仰天歎曰。艾忠臣也。一至此乎。白起之禍。復見於今日矣。初艾伐蜀。夢坐山上。而有流水。以問護軍爰邵。邵曰。按易卦。山上有水。曰蹇。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孔子曰。蹇利西南。往有功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往必克蜀。殆不還乎。卒

如其言。

按鄧艾開河渠積穀粟通漕運屯五萬人于
淮。北。十。二。分。休。數。年。可。儲。十。萬。衆。五。年。之。食。
善。治。國。也。割。并。州。爲。二。國。以。分。戎。狄。之。執。出。
羗。胡。不。與。民。同。處。以。塞。奸。宄。之。路。善。御。夷。也。
據。武。城。山。戰。于。段。谷。從。陰。平。趨。出。劍。閣。掩。其。
空。虛。善。用。兵。也。惜。乎。矜。功。自。專。而。爲。鍾。會。所。
陷。以。致。身。首。分。離。甚。哉。大。功。之。難。居。也。獨。恨。
田。續。小。人。假。以。報。江。油。之。辱。衛。瓘。不。得。辭。其。

責矣。杜預云。伯玉旣無德音。又不御下以正。
是。小。人。而。乘。君。子。之。罷。將。何。以。堪。可。謂。薦。論。
評。曰。鄧。艾。受。命。忘。身。束。馬。縣。車。自。投。死。地。勇。
氣。凌。雲。士。衆。乘。執。使。後。主。君。臣。面。縛。又。手。屈。
膝。艾。之。功。名。已。成。矣。心。不。自。疑。矯。命。承。制。權。
安。社。稷。雖。違。常。科。有。合。古。義。鍾。會。忌。之。構。成。
其。事。忠。而。被。誅。見。者。垂。泣。魏。主。固。不。思。平。蜀。
之。功。當。垂。之。竹。帛。傳。祚。萬。世。况。艾。七。十。老。公。
反。欲。何。求。此。段。灼。所。以。悼。心。抗。疏。介。然。憐。白。

起之無辜。傷子胥之冤酷也。悲夫。蜀主與鄧艾有何深讐。而艾必欲滅之。何哉。綿竹之戰。不利亦可以止矣。此時若旋師還國。蜀一日不亡。艾一日不死也。何至叱斬忠纂。進軍更戰。若累世之讐。必不可解耶。嗚呼。天下豈有墟人之國。公人之帝。屋人之社。覆人之巢。而能長久者乎。夫武侯摩天嶺之碣。明言二士爭衡。不久自死。真神人也。真神人也。

鄧鍾一舉威蜀。自古征伐之功。未有如此之速者也。方鄧艾以萬人入江油之危險。鍾會以二十萬衆留劔閣而不得進。三軍已饑。艾雖戰勝克將。而力已憊矣。使後主能忍數日而不降。則二將之軍。難以反旆。何譙周身爲漢臣。甘心降賊。把玄德孔明一生銳氣。挫折無遺乎。嗟夫。周之肉其足食乎。

三立堂新編開外春秋卷之三十一

華胥外史漢陽

尹商

于皇甫著

隋太子太師司徒尚書今楚國公前尚書左右

僕射內史令上柱國行軍元帥并州道行軍

總軍河北道安撫大使越國公贈光祿大夫

太尉弘農河東絳郡臨汾文臣河內汲郡城

平上黨西河十郡太守景武公楊素

素字處道弘農華陰人父敷周汾州刺史沒於

齊素少落拓有大志不拘小節好學善屬文頗

留意於風角。美鬚髯，有英傑之表。素以其父守節陷齊，未蒙朝命，上表申禮。帝不并，至於再三。帝大怒，命左右斬之。素乃大言曰：臣事無道天子，死其分也。帝壯其言，拜素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漸見禮遇，嘗命爲詔書，下筆力成詞義。兼美。帝嘉之，曰：善自勉，勿憂不富貴。素應聲答曰：臣但恐富貴來逼臣，臣無心圖富貴也。及平齊，素請率父麾下先驅。帝從之，賜以竹策。曰：朕方欲大相驅策，故用此物。賜卿從齊王憲與齊

人戰于河陰，以功封清河縣子。齊平，加上開府，改封成安縣公。及高祖爲丞相，素深自結納。高祖甚器之，累官大將軍、徐州總管，封清河縣公。及受禪，加上柱國。帝方圖江表，先是素數進取陳之計，未幾拜信州總管，賜錢百萬，錦千段，馬二百匹，而遣之。素造大艦，名曰五牙，上起樓五層，高百餘尺，左右前後置六拍竿，並高五十尺。容戰士八百人，旗幟加於上。次日黃龍，置兵百人，自餘平乘舩，各有差。及大舉伐陳，以素爲

行軍元帥引舟師趣三峽軍至流頭灘陳將戚
欣以青龍百餘艘屯田數千人守狼尾灘以遏
軍路其地險峭諸將患之素曰勝負大計在此
一舉晝日下船彼則見我灘流迅激制不由人
則吾失其便乃以夜掩之素親率黃龍數千艘
銜枚而下遣開府王長襲引步卒從南岨繫欣
別柵令大將軍劉仁恩率甲騎趣白沙北岨遲
明而至擊之欣敗走悉虜其衆勞而遣之秋毫
不犯陳人大悅素率水軍東下舟艫被江旗甲

耀日素坐平乘大船容貌雄偉陳人望之懼曰
清河公卽江神也陳南康內史呂仲肅屯岐亭
正據江峽於北岨鑿巖綴鐵所三條橫絕上流
以遏戰船素與仁恩登陸俱發先攻其柵仲肅
軍夜潰素徐去其鎖仲肅復據荆門之延州素
遣巴蠻卒千人乘五牙四艘以柏檣碎賊十餘
艦遂大破之俘甲士二千餘人仲肅僅以身免
以平陳功封越國公官其二子爲儀同爲郡公
金寶粟物若干又賜陳主妹及女妓十四人尋

拜納言轉內史令、俄而討李稜、擊朱莫問、又擊
顧世興、鮑遷、皆破之、又擊葉略、沈玄愴、沈傑等
平之、又擊陸孟孫、沈雪、沈能、拔之、又擊高智、羣
汪文道、蔡道人、悉平之、又破沈孝徹、步道、向天
台、指臨海郡、逐捕餘寇、前後百餘戰、上以素久
勞于外、詔令馳傳入朝、加子玄感、上開府、素以
餘賊未殄、恐爲後患、又自請行復、乘傳至會稽
密令泉州賊勢、送智慧、斬之、江南大定、上遣使
至浚儀、迎勞比、到京師、又拜一子爲儀同、賜黃

金四十斤、加銀瓶、實以金錢、縑馬、羊各若干、公
田百頃、宅一區、代蘇威爲尚書左僕射、與高頴
專掌朝政、突厥達頭可汗犯塞、以素爲臨州道
行軍總管、出塞討之、先是諸將與虜戰、每慮胡
騎奔突、皆以戎車步騎相參、舉鹿角爲方陣、騎
在其內、素謂人曰、此乃自固之道、非取勝之方
也、於是悉除舊法、令諸軍爲騎陣、達頭聞之大
喜、率精騎十餘萬而至、素奮擊、大破之、達頭被
重創而遁、殺傷不可勝計、羣虜號哭而去、優詔

褒揚賜縑二萬及萬釘寶帶加子玄感等官素
多權略乘機赴敵應變無方然大抵禦戎嚴整
有犯令者立斬之無所寬貸每將臨寇輒取人
過失而斬之多者百餘人少不下十數流血盈
前。言笑自若及其對陣先令一二百人赴敵陷
陣則已如不能陷陣而還者無問多少悉斬之
又令二三百人復進還如向法將士股慄有必
死之心由是戰無不勝稱爲名將素時貴倖言
無不從其從素征伐者微功必錄至於他將雖

有大功多爲文吏所譴却故素雖嚴忍士亦以
此願從焉仁壽初代高頌爲尚書左僕射賜馬
三百奴婢百口其年以素爲行軍元帥出雲州
擊突厥連破之突厥退走追躡至夜而及之將
復戰恐賊越逸令其騎稍後於是親將兩騎并
降突厥二人與虜並行不之覺也候其頓舍未
定趣後騎掩擊大破之自是突厥遠遁磧南無
復虜庭以功進二子官及獻皇后崩山陵制度
多出於素上善之下詔褒賞別封一子爲公賜

田三十頃、金銀鉢各一、錦繡絹稱是。漢王諒反，遣茹茹天保來據蒲州，燒斷河橋。又遣王聃子率數萬人，并力拒守。素將輕騎五千襲之，潛於渭口宵濟，遲明擊敗天保。聃子懼而以城降。有詔召還，於是以為并州道行軍總管河北道安撫大使，率衆數萬討諒。時晉絳呂三州並為諒守，素各以二千人縻之而去。諒遣趙子開擁衆十餘萬，柵絕徑路，屯據高壁，布陣五十里。素令諸將以兵臨之，自引奇兵潛入霍山緣崖谷

而進，直指其營，一戰破之，傷殺數萬。進至清原，諒率其將王世宗、趙子開、蕭摩訶等十萬衆拒戰，又擊破之。擒蕭摩訶，退保并州。素進兵圍之，諒窮蹙而降。餘黨悉平。先是上賜王公以下射素箭第一，上手以外國所獻金精盤，價直巨萬。賜之。煬帝卽位，素雖有建立策及平楊諒功，然持為帝所猜忌，外示殊禮，內情甚薄。太史言隋分野有大喪，因改封於楚。楚與隋同分，欲以此厭當之。素寢疾之日，雖令名醫診候，賜以上藥。

然密問醫人，惟恐不死。素亦自知名位已極，不肯服藥，亦不將慎曰：我豈須臾活耶？卒官謚曰景武，贈光祿大夫、太尉公、弘農等十郡太守，給輜車班劍四十人，前後羽葆鼓吹，粟麥物各五千，鴻臚監護喪事。

按越公行兵計日破賊，皆如所量，只是御衆嚴整，應變無方，不爲婦人之仁，不爲自固之道耳。尉繚子曰：善用兵者能殺士卒之半，其次殺其十三，其下殺其十一。以越公之凶險

權奇，斯足術也。

評曰：越公受阿摩許多金寶，遂爲阿摩畫許多計策，而奪嫡篡位矣。然相疑相猜，利其速死，觀越公臨沒之際，阿摩不以爲德，反以爲讐，則亦何益之有。吁！周鼎成而倭斃其指，戒大巧之不可爲也。史稱楊素少而輕俠，倣儻不羈，兼文武之資，包英奇之略，志懷遠大，以功名自許。高祖龍飛，將清六合，許以腹心之寄，每當推轂之任，掃妖氣于斗牛，江海無波。

摧驍騎于龍庭，匈奴遠遁。夷凶靜亂，功臣莫居其右。奇策高文，足爲一時之傑。然專以智詐自立，不由仁義之道。阿諛時主，高下其心。營構離宮，陷君於奢侈。謀廢冢嫡，致國於傾危。終使宗廟丘墟，市朝霜露。究其禍敗之源，實乃素之由也。幸而得死，子爲亂階，墳土未乾。闔門殂戮，丘隴發掘。宗族誅夷，則知積惡餘殃，信非徒語。多行無禮，必自及其斯之謂歟。

晉王廣爲靈朔道行軍元帥，素爲長史。王卑躬以交素。王之得爲太子，素之謀也。及上不豫，太子入居大寶殿，慮上晏駕，須預防擬，乃手自爲書封出，問素。素錄出事狀以報。宮人誤送上所，上覽而大恚。所寵陳貴人又言太子無禮，上怒，欲召勇。太子與素謀，矯詔追東宮兵士，帖上臺宿衛。令宇文述等節度門禁，又令張衡侍疾。上以此日崩，由是頗有異論。然則素爲阿摩作何等事，而望久活乎？若太

子忌蜀王，卽構成其罪而廢之。朝臣有違忤者，雖忠臣體國，如賀若弼、史萬歲、李綱、柳彧等，素皆陰中之。若附會及親戚，雖無才用，必加進擢。舉朝莫不畏附，惟兵書劉述、大理卿梁毗數於上，前面折表劾，上漸疎忌之，稍奪其權焉。小說載煬帝比狩而歸，誇張之極，自謂秦皇漢武無以過也。素微笑道：陛下不要錯認胡人向化，乃先帝餘威，豈今陛下之功耶？帝曰：朕爲天子，原不論功，但卿功安在？素

又笑曰：臣實無功，但陛下在藩府時，不知何故，屢屢下交，臣卽無功於先帝。不可謂無功於陛下。陛下何不一回想耶？信斯言也。則奪嫡之謀，合盤托出矣。此可補正史之缺。素以平陳功，進爵郢國公。素言於上曰：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逆人王誼前封於郢，臣不願與之同，乃改封越焉。豈知逆子倡亂，至于丘墓發掘，并朽骨之不保乎？素嘗朝煬帝下殿，忽一陣陰風撲面刮來，只見文帝龍冠袞衣，

手執金越、坐逍遙車上、罵道、弑君老賊、朕欲
立勇、不聽吾言、轉同廣日、弑我、舉鉞照頭、砍
來、素躲不及、跌在地下、口鼻流血、煬帝命衛
士扶至家、半晌醒來說道、謀位之事、發矣、吾
必死矣、此可謂權臣欺君之戒、
越公本以武功顯、而文藻亦自錚錚、曾作柳
弘誅云山楊王弼、風流長逝、潁州荀爽、零落
無時、修竹夾池、未絕梁園之賦、長楊應詔、無
復洛川之文、又嘗以五言詩七百字、贈蕃州
刺史薛道衡、詞氣宏拔、風韻秀出、亦爲一時
盛作、有集十卷行世、

隋上柱國荊州總管三十六州諸軍事前夏州
總管三州六鎮諸軍事上大將軍左前軍勇
猛中大夫渭南太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
三司使持節撫軍將軍通直散騎常侍大都
督輔國將軍斬春郡威公達奚長儒
長儒字富仁、代人也。祖侯魏定州刺史。父慶驃
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長儒少懷節操。膽烈過人。
十五襲爵樂安公。魏大統中起家奉車都尉。周
太祖引爲親信。以質直恭勤授大都督。數有戰

功假輔國將軍累遷使持節撫軍將軍通直散騎常侍平蜀之役恒爲先鋒攻城野戰所當必破之除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增邑天和中除渭南郡守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從帝平齊遷上開府進爵成安郡公別封一子縣公宣政元年除左前軍勇猛中大夫後與烏丸軌圍陳將吳明徹於呂梁陳遣驍將劉景率勁勇七千乘爲聲援軌令長儒逆拒之長儒於是取車輪數百繫以大石沉之清水連轂相次以待

景軍景至舩艦礙輪不得進長儒乃縱奇兵水陸俱發大破之俘數千人及獲吳明徹以功進位大將軍尋授行軍總管北巡沙塞卒與虜遇接戰大破之高祖受禪進位上大將軍封蘄春郡公邑二千五百戶開皇二年突厥沙鉢略可汗并弟葉護及潘那可汗衆十餘萬寇掠而南詔以長儒爲行軍總管率衆三千擊之遇於周盤衆寡不敵軍中大懼長儒慨慷神色愈烈爲虜所衝突散而復聚且戰且行轉鬪三日五兵

咸盡士卒以拳歐之手皆見骨殺傷萬計虜氣稍奪於是解去長儒身被五瘡通中者二其戰士死傷者十八九突厥本欲大掠秦隴旣逢長儒兵皆力戰虜意大沮明日於戰處焚屍慟哭而去高祖下詔曰突厥猖狂輒犯邊塞犬羊之衆彌亘山原而長儒受任北鄙式遏寇賊所部之內少將百倍以晝通宵四面抗敵凡十有四戰所向必摧兇徒就戮過半不反鋒刃之餘亡魂竄迹自非英威奮發奉國情深撫御有方士

卒用命豈能以少破衆若斯之偉言念勲庸宜隆名器可上柱國餘勲廻授一子其戰亡將士皆贈官三轉子孫襲之其年授寧州刺史尋轉鄜州刺史毋憂去職長儒性至孝水漿不入口五日毀悴過禮殆將滅性天子嘉歎起爲夏州總管三州六鎮都將事匈奴憚之不敢窺塞以病免又除襄州總管在職二年轉蘭州總管高祖遣涼州總管獨孤羅原州總管元褒靈州總管賀若誼等發卒備胡皆受長儒節度長儒率

衆出祁連山西至蒲類海無虜而還復轉荊州
總管三十六州諸軍事高祖謂之曰江陵要害
國之南門今以委公朕無慮也歲餘卒官謚曰
威子嵩大業時官至太僕少卿

按突厥素稱勅敵擁衆十餘萬入寇吾以中
國之兵禦之法當審彼已較多寡權勞佚衡
飢飽然後鑿凶門而出未可造次也富仁自
恃膽烈輕用二千人擊之亦太躁率矣周槃
之戰五兵咸盡士卒以拳毆之至于見骨富

仁亦被重創何其憊也猶幸而士卒用命虜
氣大沮天實相之烏可恃以爲常耶
評曰長儒結髮從戎具驍雄之略總統師旅
擅禦侮之功以步卒二千抗十萬之虜師殲
矢盡勇氣彌厲嗚呼壯哉昔李陵以勁卒五
千橫挑強胡張空拳冒白刃雖復屈節虜庭
史猶稱其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古名將
不能過方之長儒蔑如也

魏驃騎大將軍侍中開府儀同三司雍州刺史
贈太尉都督相冀十州事扶風郡忠公王羆
羆字熊羆京兆霸城人漢河南尹遵之後世爲
州郡著姓羆質直木彊處物平當州間敬憚之
魏太和中除殿中將軍稍遷雍州別駕清廉疾
惡勵精公事刺史崔亮有知人之鑒見羆雅相
欽挹亮後轉定州啓羆爲長史執政者恐羆不
稱不許及梁人寇碓石亮爲都督南討復啓羆
爲長史帶銳軍朝廷以亮頻舉羆故當可用反

尅硤石，黜功居多。先是南岐東益氏羗反叛，乃拜黜寇軍將軍，鎮梁州，討平諸賊。後以軍功封定陽子，除荊州刺史。梁復遣曹義宗圍荊州，堰水灌城，不沒者數戕。時旣內外多虞，未遑救援，乃遺黜鉄券，云城全當授本州刺史，城中糧盡，黜乃煮粥與將士均令食之。每出戰，常不擐甲，胄大呼告天曰：荊州城，孝文皇帝所置，天若不祐國家，使箭中王黜額，不爾，王黜須破賊。屢經戰陣，亦不被傷。彌歷三年，義宗方退，進封霸城。

縣公。元顥入洛，以黜爲左軍大都督。顥敗，莊帝以黜受顥官，故不得本州。更除岐州刺史。時南秦數叛，以黜行南秦州事。黜至州，召其魁帥爲腹心，擊捕反者，略盡。乃謂魁帥等曰：汝黨皆死，盡何用活爲？乃以次斬之。自是南秦無復反者。又詔黜行秦州事，尋遷涇州刺史。未及之，部屬周文帝徵兵爲勤王之舉，黜請前驅效命，遂爲太都督，鎮華州。孝武西遷，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別封萬年縣伯。乃除華州刺史，齊神武率

宣潼關人懷危懼。羆勸勵將士，衆心乃安。神武退，拜驃騎大將軍，加侍中，開府。嘗修州城未畢，梯在城外。神武遣韓軌司馬子如從河東，霄濟襲羆。羆不覺，比曉，軌衆已乘梯入城。羆尚卧，未起。聞閣外洶洶有聲，便袒身露髻，徒跣持一白棒大呼而出，謂曰：「老羆當道卧，貉子那得過。」敵見驚退，逐至東門。左右稍集合戰，破之。軌遂投城遁走。文帝聞而壯之。時關中大饑，徵稅人間穀食，以供軍費。或隱匿者，令遞相告，多被笞捶。

以是人有逃散，唯羆信著於人，莫有隱者。得粟不少。諸州而無怨讟。沙苑之役，神武士馬甚盛。文帝以華州衝要，遣使勞羆，令加守備。及神武至城下，謂羆曰：「何不早降？」羆乃大呼曰：「此城是王羆家，死生在此。欲死者來。」神武不敢攻。後移鎮河東。以前後功，進爵扶風郡公。河橋之戰，王師不利。趙青雀據長安城，所在莫有固志。羆乃大開州門，召城中戰士，謂曰：「如聞天子敗績，不知吉凶，諸人相驚，咸有異望。王羆受委於此，以

死報恩諸人若異圖可來見殺必恐城陷沒者亦任出城如有忠誠能與王羆同心可共固守軍人見其誠信皆無異心及軍還徵拜雍州刺史時蠕蠕度河南寇候騎已至幽州朝廷慮其深入及徵發士馬屯守京城塹諸街巷以備侵軼右僕射周惠達召羆議之羆不應命卧而不起謂其使曰若蠕蠕至渭北者王羆率鄉里自破之不煩國家兵何爲天子城中遂作如此驚動由周家小兒恇怯致此羆輕侮權貴守正不

向皆此類也未幾還鎮河東羆性儉率不事邊幅嘗有臺使至羆爲設食使乃裂去薄餅緣羆曰耕種收穫其功已深春爨造成用力不少爾之選擇當是未饑命左右撤去之使者愕然大慙又客與羆食瓜客削瓜皮侵肉稍厚羆意嫌之及瓜皮落地乃引手就地取而食之客甚愧色性又嚴急嘗有吏挾私陳事者羆不暇命捶扑乃手自取鞞履持以擊之每至享會自秤量酒肉分給將士時人尚其均平嗤其鄙碎羆舉

動率情不爲巧詐凡所經處雖無當時功迹咸去後見思卒于官贈太尉都督相異等十州事謚曰忠熊安於貧素不營生業後雖貴顯鄉里舊宅不改衡門身死之日家甚貧罄當時伏其清潔。

按王羆質直木疆人也非有磊落竒疑之表而刺史崔亮雅相欽挹上章推轂者不一日足朝廷以亮頻舉諒其才必堪駟策遂用之卒能平氏羗諸賊進爵對公中朝與闔外之

呼吸無壅闕而相流貫也若今日督撫拔擢一人政府每票云該部知道而已雖復邊事孔棘不過票云該部卽與議復而已而曹掾且揀脂膏而舖啜悉度之高閣矣卽有王羆之才崔亮之薦堂上毫而不復記司官冗而不暇問馮唐易老李廣難封職此之故是以奴酋內曩叛弁反噬流賊披猖玩愒以至於陵夷決裂而不可收拾矣使賈傅而當此時不知其痛哭流涕長太息者宜何如也

評曰王羆身矢石之衝不擐甲冑而亦不被傷天祚之也刺秦州而腹心其魁帥擊捕略盡乃并魁帥而斬之倘所謂兵不厭詐者乎祖身露髻徒跣持一白棒以擊韓軌輩而皆遁走老熊恂是雄悍沙苑之役齊神武且不敢攻其威猛必有過人者也史稱奮節危城抗辭勅敵信非虛矣

天王有道守在四夷善禦敵者不在張皇而在鎮定未有未見賊而畫地以守京師者也

蠕蠕寇河南朝廷慮其深入徵發士馬壅塞街巷汲汲爲綢繆之計亦太周章矣周僕射急而召羆議之羆卧而不起謂天子城中不宜作如此驚動羆此言不惟有膽亦且有識矣天啓庚申奴酋入犯喜事者建言欲於京城外別築一城以自固有一大老問余余曾作駁城京師議答之刻在藏稿中從來天下本無事只因當路者乏經國遠識蓄縮選悞所致古今一轍也噫

唐上柱國左光祿大夫幽州都督右武衛將軍

前假河內太守遼州刺史王君廓

君廓并州石艾人少孤貧爲狙獍無行善盜嘗負竹筍如魚具內置逆刺見鬻繒者以筍囊其頭不可脫乃奪繒去而主不辨也鄉里患之大學末欲聚兵爲盜請與叔俱不從乃誣鄰人通叔母者與叔共殺之遂皆亡命衆稍集掠夏長平河東丞丁榮拒之且遣使慰召君廓見使爲謬欲歸首者榮輕之因陳兵登山君廓悉仗甲

山谷中、榮軍還掩擊破之、又與賊韋寶、鄧豹等、掠虞鄉、宋老生與戰、君廓不利、保方山、老生列營迫之、君廓糧盡、詐請降、與老生隔澗、語和、請哀到、老生爲感動、稍緩之、君廓一昔遁去、高祖兵起、召之不從、歸李密、密不甚禮、乃歸國、授上柱國、假河內太守、常山郡公、遷遼州刺史、徙封上谷、從戰東都、有功、爲右武衛將軍、詔勞之、曰、爾以十三人破賊萬、自古以少制衆、無有也、賜雜綵百段、別下轅轅羅川二縣、破世充將魏隱

擊糧道、緱氏沈米艘三十、柁進爵彭國公、鎮幽州、擊突厥、俘斬二千、獲馬五千匹、入朝、帝賜所乘馬、命自廷中乘以出、謂侍臣曰、昔藺相如叱秦王、目皆皆裂、君廓往擊建德、李勣遏之、至發憤、大呼、鼻耳皆流血、其勇何特古人哉、朕當不為例賞、乃賜錦袍、金帶、還幽州、會大都督廬江王瑗反、欲奪君廓兵、以委王、詵君廓大給瑗使亂爲已功、乃從數騎、候詵留騎于外、曰、聞呼聲、則入、乃獨欺詵、詐曰、有急變、當白、詵方沐、握髮

出卽斬之。因執瑗以功授幽州都督。瑗家口悉賜之。進左光祿大夫。賜帛千段。居職不守法度。長史李玄道數以法繩督。猜惑不自安。會被召至渭南。殺驛吏。亡奔突厥。野人斬之。太宗顧前功爲收葬。待其家如初。

按兵法有以少擊衆者。蓋謂兩軍對壘。旗鼓相望。而出奇制勝。若赤壁淝水之戰也。未有擐甲躍馬以十許人而直衝敵之營壁者也。東郡之功已覘。君廓之勇何待。發憤大呼。鼻

耳出血而後見哉。與老生隔澗語而一昔遁去。詐王說出卽斬之。亦能闖智。非悻悻闖力者。

評曰。世之治也。豪傑之徒。叩首以依光世之亂也。斲弛之士。瞋目而語難。隋失其政。盜賊蜂結。大連州縣。小阻山澤。以萬數。須真主取而用之。誠能投天會機。奮櫜大呼。則四海不足定也。君廓少而善盜。亡命鳩衆。破丁榮。攻魏隱。擊突厥。功莫大焉。帝賜御馬。命自廷中。

乘之以出亦一時之雄矣

唐上柱國翼國公左武衛大將軍贈徐州都督

改封胡國公秦瓊

瓊字叔寶以字顯齊州歷城人始為隋將來護
兒帳內母喪護兒遣使襚弔之吏恠曰士卒死
喪將軍未有所問今獨弔叔寶何也護兒曰是
子才而武志節完整豈久處卑賤邪俄從通守
張須陀擊賊盧明月下邳賊衆十餘萬須陀所
統纔十之一堅壁未敢進糧盡欲引去須陀曰
賊見兵却必悉衆追我得銳士襲其營且有利

誰爲吾行者，衆莫對。惟叔寶與羅士信奮行，乃分勁兵千人伏莽間。須陀委營遁，明月悉兵追躡。叔寶等馳叩賊營門，閉不得入，乃升樓，拔賊旗幟，殺數十人。營中亂，卽斬關納外兵，縱火焚三十餘屯。明月奔還，須陀回擊，大破之。又與孫宣雅戰海曲，先登，以前後功擢建節尉。從須陀擊李密滎陽，須陀死，率殘兵附裴仁基。仁基降密，密得叔寶大喜，以爲帳內驃騎，待之甚厚。密與宇文化及戰黎陽，中矢墮馬，濱死，追兵至，獨

叔寶捍衛得免，後歸王世充，署龍驤大將軍。與程鸞金計曰：世充多詐，數與下呪誓，乃巫嫗，非撥亂主也。因約俱西走，策其馬謝世充曰：自顧不能奉事，請從此辭。賊不敢逼，於是來降。高祖俾事秦王府，王尤獎禮。從鎮長春宮，拜馬軍總管。戰美良川，破尉遲敬德，功多，帝賜以黃金瓶。勞曰：卿不卹妻子而來歸我，且又立功，使朕肉可食，當割以啖爾。况子女玉帛乎？尋授秦王右三統軍，走宋金剛於介休，拜上柱國，從討世充。

建德黑闥三盜未嘗不身先鋒鏖陣前無堅對積賜金帛以千萬計進封翼國公每敵有驍將銳士震耀出入以夸衆者秦王輒命叔寶往取之躍馬挺槍刺於萬衆中莫不如志以是頗自負及平隱巢功拜左武衛大將軍實封七百戶後稍移疾嘗曰吾少長戎馬間歷二百餘戰數重創出血且數斛安得不病乎卒贈徐州都督陪葬昭陵太宗詔有司琢石爲人馬立墓前以旌戰功貞觀十三年改封胡國公後四年詔圖形凌煙閣高宗永徽六年遣使致祭名臣圖形凌煙閣者凡七人徵士廉瑀志玄弘基世南叔寶皆始終著名者也

按胡公容貌瓌偉任俠輕財在山左有賽尊諸之名是以趨悍如敬德而美良川之戰角而出其下其驍雄爲何如哉公自謂少長戎馬間歷二百餘戰數重創出血且數斛來護兒嘗曰此子才而武非久處貧賤者足稱知已

評曰、叔寶雖武人、而喜結納豪傑、當時李玄
邃、李藥師、魏玄成、李懋功、程知節、張公謹、羅
士信、徐洪客、史大奈、單雄信、皆金蘭簿中人
也、據小史、叔寶與玄成、雄信最契、當貧困病
苦時、二人之周旋調護者、極其懇到、其後諸
公皆爲唐室將相功臣、而雄信、獸誅死、茂功
請以官爵贖、不聽、至割肉以啗之、而叔寶竟
無一語相救解、豈史闕文耶、或雄信臨刑時、
叔寶別遣而未得、目擊耶、看來叔寶戰伐威
名、當在敬德之右、太宗嘗云、卿不恤妻子、而
來歸我、且又立功、使朕肉可食、當割以啖爾、
作史者不甚張大其功蹟、若抑之、鄂公之左
何哉、
叔寶所乘黃驃馬、日行千里、號忽雷駁、常飲
以酒、每於月明中試、能豎越三領黑氈、及叔
寶卒、嘶鳴不食而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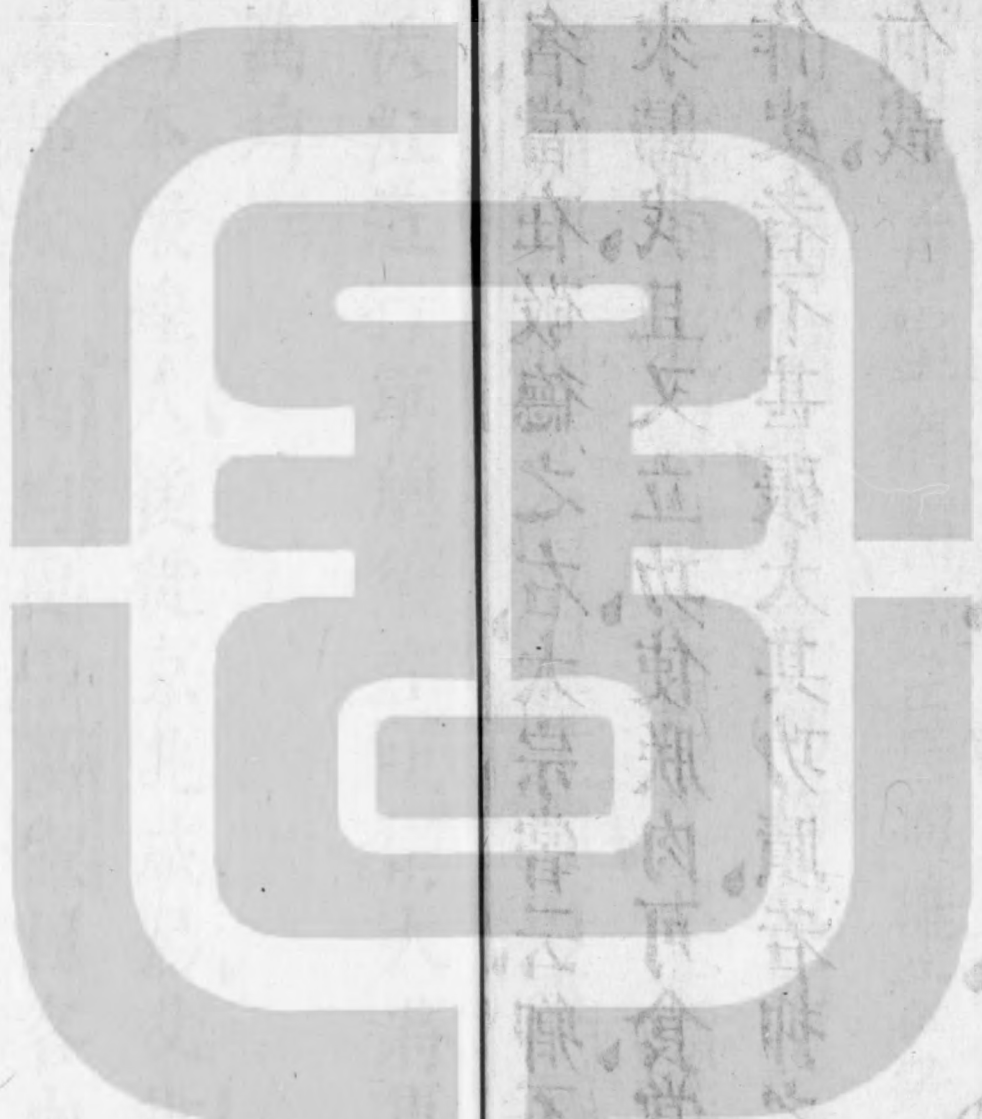
因中結並望法三原黑通及於
妹醫治未言 醫治日行千里 醫治忽雷 醫治常若

亦知

非與 俗不 甚難 大其 亦期 故時 之 湯 念 公 志

來 德 史 且 又 立 亦 射 湖 肉 可 會 當 隨 以 忽 爾

叔 各 嘗 此 籍 歸 之 故 亦 崇 醫 云 賦 不 此 楚 子 而



唐沃沮道行軍總管左屯衛大將軍潞國公薛

萬均

萬均本燉煌人。後徙京兆咸陽。父世雄。大業末。爲涿郡太守。萬均與弟萬徹。因客幽州。以材武。爲羅藝所厚善。與藝歸款。高祖授萬均上柱國。永安郡公。竇建德帥衆十萬。寇范陽。藝迎拒之。萬均曰。衆寡不敵。宜以計勝。卽教藝羸兵阻水。以誘之。萬均自以精騎百匿城左。建德師度水。邀半度。擊之。大敗其衆。明年建德以二十萬騎。

來攻兵已緣堞萬均與萬徹率死士百人出地道掩擊其背衆驚潰去秦王平劉黑闥引萬均爲右二獲軍北門長上柴紹之討梁師都也以萬均爲副萬徹亦從距朔方數十里突厥兵驟至王師却萬均兄弟橫擊之斬其驍將虜陣謹乘之俘殺相籍突厥走遂圍師都諸將以城險未可下萬均曰城中氣死鼓不能聲破亡兆也旣而賊果斬師都降拜左屯衛將軍俄爲沃沮道行軍副總管從李靖討吐谷渾軍次青海萬

均萬徹各以百騎行前卒以虜遇萬均單騎馳突無敢當者還語諸將曰賊易與復馳進擊斬數千級勇蓋三軍追奔至積石山大風折旗萬均曰虜且來乃勒兵俄而虜至萬均直前斬其將衆遂潰追至圖倫磧乃還與靖會青海璽書勉勞遷本衛大將軍又副候君集擊高昌麴智盛堅守未下萬均麾軍進智盛懼乃降進潞國公會有所訢萬均與高昌女子亂太宗欲窮治魏徵曰君使臣以禮若所訢實罪且輕虛則所失

重矣。詔勿治。後帝幸芙蓉園，坐清宮，不謹，下獄。憂憤卒。帝驚悼，爲舉哀，詔陪葬昭陵。後嘗賜群臣膜皮及萬徹，而誤呼萬均，愴然曰：萬均，朕勲舊。忽口其名，豈死者有知冀此賜乎？因命取焚之。舉坐感歎。

按萬均之拒建德，初則羸兵阻水以誘之，旣而又出地道以掩之，皆暗合兵法。若討梁師都而預識城中之氣死，討吐谷渾而儆備大風之折旗，非徒勇者也。

評曰：唐太宗御將極嚴，真撥亂之主也。但大功如萬均，而以清宮不謹下獄，遂憂憤以卒，豈所以待功臣乎？雖復驚悼舉哀，何益之有？其後賜膜皮而誤呼其名，因命取焚之，則穆然有感傷之深思耳。

唐上柱國蔚州總管北平郡王高開道。其開道滄州陽信人。世剪鹽爲生。少趨勇。走及奔馬。隋大業末。依河間賊格謙。未甚竒之。會謙爲隋兵圍捕。左右奔散。無救者。開道獨身決戰。殺數十人。捕兵解。謙得免。遂引爲將軍。謙滅。與其黨百餘人亡海曲。後出剽滄州。衆稍附。因北掠戍保。自臨渝至懷遠。皆破有之。復引兵圍北平。據其地。武德元年。陷漁陽郡。有之。有鎧馬數千。衆萬人。自號燕王。先是懷戎浮屠高曇晟。因縣

命具供與其徒襲殺命，僞號大乘皇帝，以尼靜宣爲耶輸皇后。建元法輪，遣使約開道爲兄弟，封齊王。開道引衆從之，居三月，殺曇晟并其衆，復稱燕王。建元，署置百官，竇建德圍羅藝於幽州。藝請救，開道以騎二千赴之。建德解去，乃因藝遣使請降，詔以爲蔚州總管，上柱國，北平郡王。賜姓李。開道有矢鏃在頰，召醫出之。醫曰：鏃深不可出。開道怒，斬之。別召一醫，曰：出之，恐痛。又斬之。更召一醫，醫曰：可出。乃鑿骨置楔，其間

骨裂寸餘，竟出其鏃。開道奏，妓進膳，不輟。開道以輕騎五百抵幽州，欲圖藝。自從數騎入都督府，且觀藝。藝與張飲，盡歡，知不可圖，遂去。五年，幽州饑，開道許輸以粟。藝遣老弱湊食，皆厚遇之。藝悅，不爲虞。更發兵三千，車數百，馬驢千，往請粟。開道悉留不遣，遂北連突厥，告絕於藝。復稱燕，與劉黑闥聯兵入寇。開道攻易州，不克，遣將謝稜詭降於藝，請兵應接。藝衆至，稜縱擊破之。因導突厥俱南，恒定、幽、易等騷然，懼患，頡利

以開道善攻具與俱攻馬邑拔之時羣盜相繼
平開道欲降自疑反覆得罪猶恃突厥自安然
將士多山東人思歸衆益厭亂初開道募壯士
數百爲養子衛閭下及劉黑闥將張君立亡歸
開道命與愛將張金樹分督之金樹潛命左右
數人僞與諸養子戲至夕入閭絕其弓弦又取
刀稍聚牀下旣暝金樹以其徒譟攻之數人者
抱刀稍出閭諸養子將搏戰亡弓稍君立舉火
外城應之帳下大擾養子窮爭歸金樹開道顧

不免擐甲挺刃據堂坐與妻妾奏妓飲酒金樹
畏不敢前天且明開道先縊其妻妾及諸子而
後自殺金樹羅兵取養子皆斬之亦殺君立而
歸開道起兵凡八年滅以其地爲媯州詔以金
樹爲北燕州都督

按關公刮骨療毒作史者載之於書以爲有
丈夫氣槩選懦之徒舌吐而不收矣茲觀高
開道鑿頰置楔骨裂寸餘竟出矢鏃其剛決
倍蓰關公焉詩不云乎蝮蛇一螫手壯士立

解腕。夫豈不愛腕哉。身與腕孰多。於害之中。吾取小焉。必有忍也。其乃有濟。鑿頰非不痛。忍之云爾。

評曰。從來仗鉞制閩之雄。皆養異姓之壯勇者。爲子。故曰。健兒兒之者。親之也。五代時。列藩多爲此。有賜之姓者。有命名與已子同一派者。蓋將軍提兵境外。野宿露處。必籍此輩爲牙距。其督領又必心腹附之人。烏可湯不審擇而懵然託之。伏莽乎。開道養子至數百。豈不衆且勇歟。而金樹噪攻于內。君立舉火于外。諸義子欲前相搏。而弓絕其弦。刀稍離其故處。遂與妻子並死。哀哉。雖然。開道亦有死法也。旣已降唐。賜李姓。胡爲北連突厥。同黑闥入寇耶。殆反覆人也。是足以死。

唐太常卿禮刑二部尚書鄂晉二州刺史茂州
都督大同道行軍總管任城王徙封江夏郡
王李道宗

道宗字承範高祖卽位授左千牛備身略陽郡
公裴寂與劉武周戰度索原寂敗賊逼河東道
宗年十七從秦王討賊王登玉壁城以望謂道
宗曰賊怙衆欲戰爾計謂何對曰武周席勝郊
然鋒未可當正宜以計摧之且烏合之衆憚持
久若堅壁以頓其銳須食盡氣老可不戰擒也

王曰。而意與我合。既而賊糧匱。夜引去。追戰滅之。出爲靈州總管。時梁師都弟洛仁連突厥兵數萬。傳于壘。道宗閉城守。伺隙出戰。破之。高祖謂裴寂曰。昔魏任城王彰有郤敵功。道宗似之。因封任城王。始突厥郁射設入居五原。道宗逐出之。震耀威武。斥地羸千里。太宗方經略突厥。復授靈州都督。三年。爲大同道行軍總管。助李靖破虜。親執頡利可汗。賜封六百戶。還爲刑部尚書。吐谷渾寇邊。靖出崑丘道。詔與侯君集爲

靖副。賊聞兵且至。走障山數千里。諸將欲止。獨道宗請窮追。靖曰。善。君集未從。道宗以單師進。去大軍十日。及之。吐谷渾拒險。殊死鬪。道宗陰引千騎。超山乘其後。賊驚。遂大潰。徙封江夏。授鄂州刺史。久之。坐貪贓。帝聞。怒曰。朕提四海之富。士馬若林。如使轍跡環天下。游觀不采。絕域之玩。海表之珍。顧不得邪。特以勞民自樂。不爲也。人心無藝。當以誼制之。今道宗已王。稟賜多而貪不止。顧不鄙哉。乃免官。削封戶。以王就

第明年召爲茂州都督未行拜晉州刺史遷禮部尚書侯君集破高昌還頗怨望道宗掌從容奏言君集智小言大且爲戎首帝問所以知必反者對曰見其忌而矜功耻爲房李下官尚書常鬱鬱不平旣君集反帝笑曰如公素揣帝將討高麗營州都督張儉畏不敢深入道宗請以百騎往帝許之約其還曰臣請二十日行留十日覽觀山川得還見天子因秣馬束兵旁南山入賊地相易險度營陳便處將還會高麗兵斷

其路更走間道謁帝如期帝曰賁盲之勇何以過賜金五十斤絹千疋乃詔與李勣爲前鋒濟遼拔葢牟城會賊救至道宗與總管張君乂領騎裁四千虜十倍皆欲浚溝保險須帝至道宗曰賊遽來其兵必疲我一鼓摧之固矣昔耿弇不以賊遺君父吾爲前軍當清道迎乘輿尚何待勣善之選壯騎數十突進賊營左右出入勣合擊大破之帝至咨美賜奴婢四十口乃築拒闕攻安市城闔毀傳城道宗失部分反爲賊據

帝斬其果毅傅伏受。道宗跣行請罪。帝曰：漢武帝殺王恢，不如秦穆公赦孟明。遂置不問。在陣傷足，帝親加砭治，賜御膳，還以疾辭。劇就閑，改太常卿。高祖永徽初，房遺愛以反誅，長孫無忌、褚遂良與道宗有宿怨，誣與遺愛善，流象州。道宗病薨，年五十四，無忌等得罪，詔復爵邑。

按道宗年十七而從戎，真是乳虎有食牛之氣。其用兵持重，果毅謀定而後戰，堅壁以摧武周，伺隙以破師都，雖魏之黃鬚兒、蔑以加

茲，桐封任城，後先可對峙也。逐郁射設，執頡利可汗，窮追吐谷渾，討高麗，而以百騎往覽山川，如期而還。太宗稱其卽責育不能過也。詎不信哉。

評曰：將帥之臣，廉慎少而貪沒多。人主惟宜含容，不宜梳剔。彼出萬死，爭一旦之命，暇時須廣妓妾，盛宮室，曳羅紈，其梁肉放于聲樂，以自娛。非朱提何以部署，武人之貪，實坐此耳。道宗坐賊免官，削封戶，以王就第，吾甚爲

太宗不滿焉。古者出師，克敵有重賞，不勝蒙顯。當其有功也，雖貪財縱欲，尚蒙爵邑。其無功也，雖勤躬潔已，不免鈇鉞。故日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爲君者也。昔李廣利貪不愛卒，陳湯盜所收康居財物，二主皆赦其罪，封侯賜金。軍法曰：使智使勇，使貪使愚。故智者樂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貪者邀趨其利，愚者不計其死。是以前聖使人，必收其所長，而弃其所短。柰何以小青而免大師也。及攻安

市而反，爲賊所據，帝乃曰：殺王恢不如赦孟明。斯得將將之術矣。

唐初宗室惟道宗孝恭爲最賢，一則接士大夫而不貴倨，一則寬恕退讓而不矜伐。吾於是而知謙之爲美德也。是寧獨武將當然哉。

三立堂新編閩外春秋卷之三十一

其而快指之為美也。此長寧縣。其詳當於...
夫而不貴。此一。其詳當於...
其詳當於...
其詳當於...
其詳當於...

三立堂新編閩外春秋卷之三十一

華胥外史漢陽尹商于皇甫著

北齊太子太傅開府儀同三司顯梁恒滄四州
刺史前左廂大都督左衛將軍兼領軍將軍

金紫光祿大夫車騎征虜二將軍平泰郡公

薛孤延

延代人也少驍果有武力韓樓之反延隨眾屬

焉後與王懷等密計討樓為樓尉帥元弗醜所

覺力戰破醜遂相率歸行臺劉貴之表為都督

三立堂新編閩外春秋卷之三十一
 是而快... 夫而不貴... 齊宗室... 地... 市...

三立堂新編閩外春秋卷之三十一

華胥外史漢陽尹商于皇甫著

北齊太子太傅開府儀同三司顯梁恒滄四州

刺史前左廂大都督左衛將軍兼領軍將軍

金紫光祿大夫車騎征虜二將軍平秦郡公

薛孤延

延代人也少驍果有武力韓樓之反延隨眾屬

焉後與王懷等密計討樓為樓尉帥元弗醜所

覺力戰破醜遂相率歸行臺劉貴之表為都督

加征虜將軍賜爵永固縣侯後隸高祖爲都督仍從起義破爾朱兆於廣阿因從平鄴以功進爵爲公轉大都督從破四湖於韓陵加金紫光祿大夫從追爾朱兆於赤嶺除第一領民酋長孝靜立拜顯州刺史累加車騎將軍太平四年從高祖西伐至蒲津竇泰於河南失利高祖班師延殿後且戰且行一日斫折刀十五口還轉梁州刺史從征玉璧又轉恒州刺史從破周文帝於邛山進爵爲縣公邑一千戶高祖嘗閱

馬於北牧道逢暴雨大雷震地前有浮圖一所高祖令延視之延乃馳馬按稍直前未至三十步雷燒面延喝殺繞浮圖走火遂滅延還眉鬢及馬鬃尾俱焦高祖歎曰薛孤延乃能與霹靂鬪其勇法如此又頻從高祖討破山胡西攻玉璧入爲左衛將軍封平秦郡公爲左廂大都與諸軍將討潁州延專監造土山以酒醉爲敵所襲據潁州平諸將還京師讌於華林園世宗啓魏帝坐延於階下以辱之後兼領軍將軍出爲滄

周文春利 卷之三十三 二
州刺史別封温縣男邑三百戶齊受禪別賜爵
都昌縣公性好酒率多昏醉而以勇決善戰每
大軍征討常爲前鋒故與彭劉韓潘同列天保
二年爲太子太保轉太子太傅八年除肆州刺
史加開府儀同三司食洛陽郡幹尋改食河間
郡幹

按武人雖以驍武爲威然未有如薛孤延之
一日斫折十五刀又能與霹靂鬪者也宜大
軍征討常爲前鋒矣乃以酒醉爲敵所襲則

餒甚焉亦何貴于驍武哉

評曰西北之人多嗜酒而武將更豪四十年
前余嘗出塞見征西將軍率偏裨大獵輒席
地而飲每獲黃羊雉兔令庖人覲面鼓刀而
手指某處割而啖之致足樂也若行軍出征
斷乎不可過飲萬一酩酊自頽安能勝介胄
而斬將搴旗乎畢竟當以浮白爲戒

疆忠謹。太祖愛之，賜之名字，以爲小校。張晷攻汴，存節破其二寨。梁攻濮州，戰南劉橋。范縣存節功多。李罕之圍張全義於河陽，全義乞兵於梁。太祖以存節故事河陽，知其間道，使以兵爲前鋒。是時歲饑，兵行乏食，存節以金帛易乾，甚以食軍。擊走罕之。太祖攻魏，存節下魏、黎、陽、臨河，殺魏萬二千人。與太祖會內黃，遷滑州，守城。遏後，指揮使梁兵攻鄆，存節使都將王言藏、船鄆西北隅濠。中期以日午渡兵，踰濠急攻之。會

營中火起，鄆人登城望火，言伏不敢動。與存節失期，存節獨破鄆西甕城門，奪其濠橋。梁兵得俱進，遂破朱宣。從葛從周攻淮南，從周敗溍河。存節收其散卒八千以歸，拜亳、宿二州刺史。朱瑾走吳，召吳兵攻徐宿。存節謀曰：「淮兵不必先攻宿，然宿溝壘素固，可以禦敵。」乃夜以兵急趣徐州。比傳徐城下，瑾兵方至，望其塵起，驚曰：「梁兵以來，何其速也，不能攻而去已。」而太祖使者至，授存節軍機，悉與存節意合。由是諸將益服。

其能遷潞州都指揮使太祖攻鳳翔使召存節
存節爲將法令嚴整而善得士心路人送者皆
號泣累拜邢州團練使元帥府左都押衙太祖
卽位拜右千牛衛上將軍從康懷英攻潞州爲
行營排陣使晉兵已破夾城存節等以餘兵歸
行至天井關聞晉兵攻澤州存節顧諸將曰吾
行雖不受命然澤州要害不可失也諸將皆不
欲救之存節戒士卒熱息已而謂曰事急不赴
豈曰勇乎舉策而先士卒隨之比至澤州州人

已焚外城將降晉聞存節至乃稍定存節入城
助澤人守晉人穴地道以攻之存節選勇士數
十亦穴地以應之戰于隧中敵不得入晉人解
去遷左龍虎統軍六軍都指揮使絳州刺史遷
鄜州留後同州劉知俊叛奔鳳翔乃遷存節匡
國軍節度使友珪立朱友謙叛附于晉西連鳳
翔存節東西受敵同州水鹹而無井知俊叛梁
以渴不能守而走故友謙與岐兵合圍持久欲
以渴疲之存節禱而擇地鑿井八十水皆甘可

食。友謙卒不能下。末帝立，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徙鎮天平。蔣殷反徐州，遣存節攻破之。以功加太尉。梁兵相距於河上，存節病瘠，而梁晉方苦戰，存節忠憤彌激。治軍督士，未嘗言病。病革，召歸京師，將卒語其子知業曰：「忠孝吾子也，不及其他。」贈太師。
按兵以糗糧爲先。故漢興，鄴侯轉運關中，論功爲第一。存節兵行乏食，至以金帛易乾菹，充餉。必平日撫士有恩，能得士心，乃可耳。若

只圖向前廝殺，而士不宿飽，得無脫巾之虞乎我

朝浙江寧夏四川等鎮，其呼庚癸而戕大帥者，屢見告，則足食之訓，蓋可忽乎哉。

評曰：丈夫功名富貴，皆定于立志之初。存節嘗云：天下洶洶，當得英雄事之。故褰裳歸梁，惜乎朱三非真英雄也。但存節審時量敵，應機赴援，悉中條理。功蹟爛然，於是君子取節焉。爾若晉人穴地以攻，存節亦穴地以應。戰

于隧中千古不數見也。擇地穿井。至八十皆
 其泉。蓋亦有神助焉。語曰。心專則金石為開。
 然乎然乎。非真其然乎。亦亦其然乎。然乎然乎。

遼歸義軍節度使同知上京留守歷西南面招

討都監特加節鉞圍場都太師陳昭袞

昭袞小字王九雲州人工譯鞮勇而善射統和

中補祗候郎君為奚拽刺詳穩累遷敦睦宮太

保兼掌圍場事開泰五年秋大獵帝射虎以馬

馳太速矢不及發虎怒奮勢將犯蹕左右辟易

昭袞捨馬捉虎兩耳騎之虎該且逸上命衛士

追射昭袞大呼止之虎雖軼山昭袞終不墮地

伺便拔佩刀殺之輦至上前慰勞良久即日設

燕悉以席上金銀器賜之。持加節鉞，遷圍塲都太師，賜國姓，命張儉、呂德懋賦以美之。遷歸義軍節度使，同知上京留守，歷西南面招討都監。卒。

按虎稱山君，天下之至獍惡者也。手搏且難，而況騎之乎？陳王九捉其耳而騎之，可謂猛士。

評曰：昔李廣善射虎，每爲虎所傷，然未聞騎虎軼山者也。昭裒不惟騎之，而且伺便殺之。

其勇過李廣遠矣。然裴旻守北平，一日射虎至三十餘，山僧曰：非虎也，是爲山猫。稍北有真虎，將軍遇之必敗。旻怒，馬趨之。有虎小而伏，据地大吼，人馬辟易。自是不敢射虎。則昭裒所騎非真虎耳。卽是真虎，亦不足多也。爲將者當以武略定天下，何必逞雄心于一獸。

遼守太保山西路兵馬都統北院樞密使耶律

斜軫

斜軫字韓隱于越曷魯之孫性明敏不事生產

保寧元年樞密使蕭思溫薦斜軫有經國才上

曰朕知之第佚蕩豈可羈屈對曰外雖佚蕩中

未可量乃召問以時政占對剴切帝器重之妻

以皇后之姪命節制西南面諸軍仍援河東改

河東南院大王乾亨初宋再攻從耶律沙至白

馬嶺遇敵沙等戰不利斜軫赴之令麾下萬矢

齊發敵氣。虜而退。是年秋，宋下河東，乘勝襲燕。北院大王耶律奚底與蕭討古逆戰，敗績，退屯清河北。斜軫取奚底等青幟軍，于得勝口以誘敵。敵果爭赴，斜軫出其後奮擊，敗之。及高粱之戰，與耶律休哥分左右翼夾擊，大敗宋軍。統和初，皇太后稱制，益見委任，爲北院樞密使。會宋將曹彬、米信出雄易，楊繼業出代州。太后親帥師救燕，以斜軫爲山西路兵馬都統。繼業陷山西諸郡，各以兵守。自代州屯，斜軫至定安，遇賀

令圖軍擊破之，追至五臺，斬首數萬級。明日，至蔚州，敵不敢出。斜軫書帛射城上，諭以招慰意。陰聞宋軍來救，令都監耶律題子夜伏兵險阨。俟敵至而發，城守者見救至，突出。斜軫擊其背，二軍俱潰，追至飛狐，斬首二萬餘級，遂取蔚州。賀令圖、潘美復以兵來，斜軫逆于飛狐，擊敗之。宋軍在渾源、應州者皆棄城走。斜軫聞繼業出兵，令蕭撻凜伏兵于路。明旦，繼業兵至，斜軫擁衆爲戰，勢繼業麾幟而前，斜軫佯退，伏兵發，斜

軫進攻，繼業敗走。至狼牙村，衆軍皆潰。繼業爲流矢所中，被擒。斜軫責曰：汝與我國角勝三十餘年，今日何面目相見？繼業但稱死罪而已。初，繼業在宋，以驍勇聞，人號楊無敵。首建梗邊之策，至狼牙村，心惡之，欲避不可得。既擒，三日死。斜軫歸闕，以功加守太保。從太后南伐，卒于軍。太后親爲哀臨，仍給葬具。軫取子按武人多斲弛，而夷性更甚。斜軫之佚蕩不羈，無足怪也。然占對剗切，夷主卽罷重之。其

投合蓋有機緣矣。而斜軫卒能摧敵于河東，立功于高粱，破令圖虜楊業，足稱健將焉。評曰：兵法變化無窮，原非一局。余觀奚底敗于清河北，宋人已易之矣。斜軫取其青幟以誘敵，而反以取楊業。素號無敵，而亦以孤軍被擒。攷彼故作戰執，佯退伏發，深通兵法矣。說者曰：夷人安知兵法？只慣野戰。狡譎有過人者耳。吁！淺之乎！眎夷人矣。獨恨楊業自知此行必不利，而毅然尋死，何哉。

遂呼德爲王。夜又建炎元年，以勤王師倍道趨關，改隸劉光世。平濟南寇李昱、池陽寇張遇光。世將先鋒討李成德，以百騎覘賊。至蔡州上蔡驛口橋，賊疑爲誘騎，擁衆欲西。德麾騎大呼曰：「王師太至矣！」賊駭遁，追殺甚衆。成奔新息，收散卒復戰。賊見光世，張蓋行陳，不介冑，知爲主帥，併兵圍之。德突圍擁光世還軍，遂襲敗李成。授武略大夫。二年春，遷前軍統領，屯天長。金人攻揚州，西軍多潰。德趨宣化，會叛將張昱、張彥圍

和州。太守張績求援於德，德兵轉城下。賊不意其至，大潰。遲明接戰，斬昱俘其兵騎萬數。濟自采石，光世方謀討苗劉之逆，迎至建康。謂德曰：「江都之擾，諸軍不竄則盜，公可仗義夜涉大江。狗國急變，遂以軍屬光世。會苗劉走閩中，詔德追擊，隸韓世忠。德欲自致功名，而世忠必欲德爲之使，遣親將陳彥章邀德於信州。彥章拔佩刀擊德，德殺彥章尸諸市。德至浦城，斬苗瑀，擒馬柔古，送行在世忠訟其擅殺，下臺獄。侍御史

趙鼎按德當死帝命特原之編管郴州時光世屯九江得楊惟中所失空頭黃敕卽以便宜復德前軍統制遣平信州妖賊王念經行次饒州會賊劉文舜圍城德引兵赴之文舜請降德納而誅之自餘不戮一人謂諸校曰念經聞吾宿留必不爲備倍道而趨一鼓擒之獻俘于朝詔還舊秩加武顯大夫榮州刺史四年光世鎮京口以德爲都統制金兵復南光世將退保丹陽德請以死捍江諸將恃以自彊分軍扼險渡江

襲金人收真陽數郡旣而又遇敵于揚州北有被重鎧突陣者德馳叱之重鎧者直前刺德德揮刀迎之卽墮馬衆驚駭因麾騎乘之所殺萬計紹興元年平秀州水賊邵青初德與戰于崇明沙親執旗麾兵拔柵以入青軍大潰他日餘黨復索戰謀言將用火牛德笑曰是古法也可一不可再今不知變此成擒耳先命合軍持滿陳始交萬矢齊發牛皆返奔賊衆殲焉青自縛請命德獻俘行在帝召見便殿問勞褒賞特異

遷中亮大夫同州觀察使三年光世宣撫江淮當移屯建康命韓世忠代之德從數十騎自京口逆世忠度將及麾下徒步立道左抗言曰擅殺陣彥章王德迎馬頭請死世忠下馬握其手曰知公好漢卿來繼介不足冥懷乃設酒盡歡而別明年春知蘭州徙屯池陽及當塗爲行營左護軍前軍統制金兵掠江北破滁州德越江襲奪之追至桑根擒女真萬戶盧孛一人千戶十餘人六年冬劉豫遣麟猊驅鄉兵三十萬分

東西道入寇中外甚恐議欲爲保江計殿帥楊沂中統制張宗顏田師中及德等分兵禦之大敗猊兵于藕塘猊挺身走麟在順昌聞之亦拔砦遁德追至壽春弗及獲其糧舟四百艘第功除武康軍承宣使真拜相州觀察使七年改熙河蘭廓路副總管行營左護軍都統制駐師合肥會光世罷宣撫詔德盡護其衆以鄜瓊副之瓊與德故等夷耻屈其下率衆叛從劉豫八年命隸張俊名其軍曰銳勝十年解隸昌圍俊檄

德就取宿州。德信道自壽春馳至蘄縣，與敵游騎遇，遂入城，偃旗卧鼓，騎引去。因潛師宿州，夜半薄賊營，敵將高統軍詰朝壓汴而陳，僞守馬秦同知耶律溫以三千人阻水邀戰。德策馬先濟，步騎從之。遙謂賊曰：吾與金人大小百戰，雖名王貴酋莫不糜碎，爾何爲者？賊遂投兵降。馬秦耶律溫馳入閉門城守。德至呼秦諭以逆順，乃自縊而下。德叱其子順先登，秦率溫降。遣詣行在，德乘勝趨亳州。會俊于城父，時叛將鄺瓊

屯亳州。德至謂三路都統制曰：夜叉未易當也。遂遁。德入亳州，白俊曰：今兵威已振，請乘破竹之勢，進取東都，俊難之。乃班師策功，第一拜興寧軍承宣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再遷侍衛親軍、馬步軍都虞侯，封隴西郡侯。十一年，金人自合肥入侵，游騎及江。俊議分軍守南岸，德曰：淮者江之蔽也。棄淮不守，是謂唇亡齒寒也。敵數千里遠來，餉道決不繼。及其木濟，急擊之，可以奪氣。若遲之，使稍安，則淮非吾有矣。俊猶豫

未許。德請益堅。曰：願父子先越江。俟和州下，然後宣撫北渡。俊乃許。德卽渡采石。俊督軍繼之。宿江中。德曰：明旦當會食。歷陽已而夜。拔和州。晨迎俊入。敵退保昭關。又擊走之。追至柘臯。與金人夾河而軍。諸將帥皆集。惟張俊後至。統制田師中欲待之。德怒曰：事當機會。復何待？徑上馬。兀术以鐵騎十餘萬夾道而陣。德曰：賊右陣堅。我當先擊之。麾軍渡橋。首犯其鋒。一酋被甲躍馬始出。德引弓一發而斃。乘勝大呼。令萬兵持長斧如墻而進。敵大敗退。屯紫金山。德復尾擊之。劉錡謂德曰：昔聞公威略如神。今果見之。請以兄禮事。召拜清遠軍節度使。建康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歷浙東福建總管。荆南副都統制。二十五年卒。贈檢校少保。再贈少傅。二子琪順亦以驍勇聞。

按子華勇鷙絕倫。故有夜叉之號。吾以爲是奪其氣耳。有此氣而鼓之振之。則可以平羣盜。抗金兵。遏苗劉之亂。敗劉豫之衆。兵法曰：

朝氣銳子華衡是朝氣用事耳。評曰王德素有威略蚤隸劉光世審其不可恃晚從張俊遂以功名顯烏則擇木直其然乎韓世忠以私意擊德殊失殉國之義及宣撫江淮而德迎馬頭請死世忠卽下馬執其手白知公好漢鄉來纖介不足冥懷吁可謂善補過者軍中千變萬化總不出古法當須知已知彼耳田單審燕人無備故以火牛取勝王德有萬矢待敵邵青安能得志耶若云可一不可二此英雄欺人語也。

宋太傅同安郡王銜營宿衛使同督江淮諸軍

事加昭慶節度使以太師致仕前少師恭國

公檢校少保開府儀同三司兼領殿前都指

揮使淮南西路制置使武恭和王楊存中

存中本名沂中字正甫紹興間賜名存中代州

亭縣人魁梧沈鷲少警敏誦書數百言力能絕

人慨然語人曰大丈夫當以武功取富貴焉用

俯首爲腐儒哉於是學孫吳兵法善騎射宣和

末山東河北羣盜四起存中應募擊賊積功至

忠翊郎靖康元年金人再圍汴京存中與張俊田師中從信德守臣梁楊祖以萬兵入援後隸張俊部曲上問將於俊俊以存中對召見賜袍帶時元帥府草創存中晝夜扈衛寢幄不頃刻去側帝知其忠謹親信之劇賊李昱據任城久不克存中以數騎入擊殺數百人帝乘高望見介冑盡赤意其被重創召視之皆汚賊血壯之飲以酒日酌此血漢存中請復往帝止之存中曰此賊膽碎卽成擒矣遂大破之復任城遷閣

門祇候建炎二年討賊徐明于嘉興先登主帥將屠城存中力諫止之戮其渠魁而已郡賴以全高宗南渡以勝捷軍從張俊守吳門苗劉之變又從俊赴難遷貴州團練使尋爲御前右軍統領金人攻明州又從俊與田師中趙密殊死戰破之以奇功遷文州防禦使御前中軍統制紹興元年從俊討李成諸將議欲分道進存中曰賊勢如此兵分則力弱又諸將位均勢敵非招討督之必不相爲用俊然之整軍至豫章存

中率兵數千首破賊于玉隆觀追至筠州賊驍將以衆十萬來援夾河而營存中謂俊曰彼衆我寡擊之當用竒願以騎見屬公以步兵居前俊從之存中夜銜枚渡筠河出西山馳下擊賊俊以步兵夾攻俘八千人諸將夜見存中曰戰未休降卒多忽有變奈何非盡殲之不可存中曰殺降吾不忍諸將轉告俊竟夜坑之乘勝追至九江成遂遁去二年春進神武中軍統制宰相呂頤浩袖敕以授存中俊奏留存中軍中上

曰宿衛乏帥朕所選爲不可易也存中亦固辭且謂神武諸帥如韓世忠張俊皆貴擁旄鉞名望至重如臣么麼一旦位與之抗實不自安不許遣中使宣押乃視事兼提舉宿衛親兵時中軍卒不滿五千疲癯者居半存中請拘神武卒借出於外者歸軍中由是軍政寢修三年嚴州妖賊繆羅據白馬源殺王官存中討平之加保信軍承宣使六年爲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先是張俊視師謀渡淮以圖劉豫倚韓世忠爲用

世忠圍淮揚從浚乞張俊將趙密爲助俊拒之
趙鼎語俊曰世忠所欲者趙密爾存中武勇不
減於密蓋令存中助之浚請於朝故有是命於
是存中以八隊萬人趨督府隸世忠十月存中
與劉猷戰于藕塘大破之猷之初入也淮西宣
撫使劉光世欲棄廬州退保太平賊衆十萬已
次濠壽間浚命張俊拒之使存中往泗州與俊
合及至泗則光世已舍去廬浚遣人諭之曰一
人渡江卽斬以徇光世不得已還廬駐兵與存

中相應賊先犯定遠縣存中以兵二千襲敗于
越家坊旣而與猷兵遇藕塘賊據山列陣矢下
如雨存中急擊之且使統制吳錫以勁騎五千
突其陣陣亂存中鼓大軍乘之自以精騎衝其
脇大呼曰破賊矣賊錯愕駭視前軍統制張宗
顏自泗來乘背擊之賊大敗猷以首抵謀主李
愕曰適見髯將軍統不可當果楊殿前也卽以
數騎遁去餘黨萬人僵立失措存中躍馬叱之
皆怖而降麟在順昌孔彥舟方圍光州聞之皆

拔砦遁去。北方大恐，所得賊舟數百艘，車數千兩。捷聞，帝遣中使勞賜，謂宰執曰：卿輩始知朕得人也。除保成軍節度使，前殿都虞侯，尋兼領馬步帥。存中奏：祖宗置三衙，鼎列相制，今令臣獨總，非故事也。不允。七年，爲淮南西路制置使，將以撫定鄜瓊諸軍，不果行。九年，遷殿前副都指揮使。十年，金人叛盟，取河南，命存中爲淮北宣撫副使，引兵至宿州，以步軍退屯于泗。金人詭令來告敵騎數百屯柳子鎮，存中欲卽擊之。

或以爲不可，存中不聽，留王滋、蕭保以千騎守宿，自將五百騎夜襲柳子鎮，黎明不見敵而還。金人以精兵伏歸路，存中知之，遂橫奔而潰。叅議官曹勛不知存中存亡，以聞朝廷，震恐。於是，有權宜退保之命。旣而存中自壽春渡淮歸泗，人心始安。冬，引兵還行在。十一年，兀朮耻順昌之敗，復謀來侵，詔大合兵于淮西以待之。於是存中以殿司兵三萬戍淮，與金人戰于柘臯，敗之。時張俊爲宣撫使，存中爲副使，劉錡爲判官。

王德爲都統制田師中張子蓋爲統制官金人以拐子馬翼而進存中曰敵恃弓矢吾有以屈之使萬人操長斧如墻而進諸軍鼓譟奮擊金人大敗退屯紫金山俊與存中錡先議班師會有云濠路已通者俊謂錡曰吾欲與楊太尉耀兵淮上安撫濠梁之民取宣化歸金陵楊太尉則渡瓜洲還臨安明日命二帥行謀報金攻濠甚急倉皇復回邀錡會于黃連埠距濠六十里聞城陷矣召存中錡謀之錡謂存中何以處此

存中曰戰爾相公與太尉在後存中當居前錡曰本來救濠濠旣已失進無所依人懷歸心勝氣已索此危道也不若退師據險俟其去爲後圖諸將皆曰善鼎足而營遣人俟敵曰已去矣俊自以爲功謂錡毋往命存中與德偕至濠列陣未定烟起城中金人伏錡萬餘分兩翼出存中顧德曰何如德曰德小將焉敢預事存中以策麾軍曰那回諸將以爲令其走也遂散亂南奔無復紀律金人追殺甚衆後一日韓世忠大

軍至已無及矣存中乃自宣化渡江歸行在加
檢校少保開府儀同三司兼領殿前都指揮使
蓋錄柘臯之功而掩濠梁之敗也十四年存中
請詣太學謁先聖帝曰學校旣興武人亦知崇
尚如漢羽林士皆通孝經况其他乎二十年封
恭國公後拜少師恩數視樞密使久之罷爲太
傅醴泉觀使進封同安郡王賜玉帶朝朔望時
金主亮有南侵意存中上備敵十策步帥趙密
謀奪存中權因指爲喜功生事存中聞之上章

乞免密竟代之未幾邊聲日急九月詔存中爲
御營宿衛使劉汜戰敗于瓜州命存中往京口
爲守江計虞允文自采石來命存中與之協力
拒敵敵不能濟金主亮死與允文輕舟渡江以
伺敵及金人請和存中奏俟彼得新主之命無
遽許之帝如建康詔存中扈蹕因語宰相曰楊
存中唯命東西忠無與二朕之郭子儀也金使
復請和存中請拒之江口移書審問若能歸我
族屬還舊壤損歲幣復白溝之界以通兄弟之

好於是則和議可從不然請斬其使亟圖恢復隆興三年金人再入關議割蜀之和尚原以界之存中入對曰和尚原隴右之藩要也敵得之則可以睥睨漢川我得之則可以下兵秦雍曩議予金人吳璘力爭不從今璘在遠不及知臣若不言非特負陛下亦有愧於璘近者王師盡銳而後得願毋棄未幾金人復攻淮甸詔存中同都督江淮事陛辭賜坐賜玉鞍勒時諸軍各守分地不相統一存中集諸將調護之於是始

更相爲援帝親禮賜之曰諸帥協和互相策應卿之力也會金兵已深入朝議欲舍淮保江存中持不可乃已金兵在揚州或勸存中擊之存中不敢渡獨臨江固壘以老之金人尋請盟乾道初班師加昭慶軍節度使復奉祠二年卒年六十五以太師致仕追封和王謚武恭高宗爲之出涕賻錢十萬存中天資忠孝敢勇大小二百餘戰身被五十餘創宿衛出入四十年最寡過孝宗常呼郡王而不名嘗以克敵弓雖勁而

蹶張難遂以意創馬皇弩思巧製工發易中遠人服其精

按存中父祖及母皆死難存中既顯請于朝父祖皆賜謚賜廟又以家廟祭器爲請許祭五世前所無也御軍寬而有紀所用將士惟選才勇不私部曲之舊朝議興屯田存中卽獻楚州私田三萬九千畝李顯忠以罪斥奏爲統制官後爲名將此皆卓然可稱者也乃李浩陸游王十明陳俊卿相繼排陷吾欲投

之豺虎矣

存中雖武人而儘知領略山川之勝嘗營居鳳山十年而就極其暢美後獻於朝廷更築室焉又葺園亭於湖山之間高宗爲書水月二字所居建閣以藏御書孝宗題曰風雲慶會之閣余每閱其傳爲之翛然神逞評曰存中出入淮甸無大勝負典兵最久貴寵馱隆然能知幾不貽禍敗其亦有天幸者與夫存中廼世所倚望以成功者柰何撓

於和議頻失事機人心阻喪不得如吉甫方叔授祉振旅以成中與之業惜哉存中在建康以美玉琢成二勝環獻高祖取二聖並還之意有一伶人在傍帝指環示之此乃楊太尉進來名二勝環伶人接奏云可惜二勝環且放在腦後帝爲之改色此所謂執藝事以諫者惜乎帝之若罔聞也楊公有親愛吏平居賜予無算一旦無故怒而逐之吏莫知得罪之由泣拜辭去公曰無

事莫來見我吏悟其意歸以厚貲俾其子入臺中爲吏未幾御史欲論公乾沒軍中糞錢十餘萬其人聞而告其父其父奔告公公卽具劄奏言軍中有糞錢若干椿管某處惟朝廷所用不數日果以爲言帝出公劄子示之御史坐妄言被黜而公之眷日隆公之逐吏亦兵法之餘智也然御史亦不密矣

明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
 柱國太子太傅征夷將軍成國公東平武烈
 王朱公能
 能字士弘鳳陽之定遠人父亮從高皇帝起
 兵積戰功至燕山中護衛副千戶能生而魁奇
 怪偉勇力異恒輩既代父官為燕王所愛重嘗
 從王北伐取元太尉朶兒不花覆其軍建文
 初王以強大見猜天子使三司諸大吏謀
 逮之勢且迫大王猶隱其事能與張王丘福直

明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
 柱國太子太傅征夷將軍成國公東平武烈

王朱公能

能字士弘鳳陽之定遠人父亮從高皇帝起

兵積戰功至燕山中護衛副千戶能生而魁奇

怪偉勇力異恒輩既代父官為燕王所愛重嘗

從王北伐取元太尉朶兒不花覆其軍建文

初王以強大見猜天子使三司諸大吏謀

逮之勢且迫大王猶隱其事能與張王丘福直

逮之勢且迫大王猶隱其事能與張王丘福直

入猶言曰。大王。高皇帝親嫡子。最長而
賢武。朝廷不察。乃以吳濞見擬。今諸宥謀定
矣。卽無論。大王。我曹亦安能坐待俎醢也。
王乃決而與能及張玉丘福謀。因三司入謝。晏
伏兵執之。遂分率虎騎八百。奪九門。綏撫城中
外。三日大定。從王攻薊州。先登。拔其城。虜其
將都指揮馬宣等。乘勝取遵化。永平。密雲諸邑。
東略地。抵灤河。還從擊雄縣。復先登。入東門。破
長興侯耿秉文之前鋒九千人。追之。至月漾橋。

虜其副帥都督楊松潘忠等。遂追殲餘衆於鄭
州。乘勝長驅。至真定。與長興侯之大軍遇。能挺
丈八長矛。圍二拱餘。從敢死士二十餘騎。突入
其陣。瞑目大呼。所嚮皆辟易。王麾衆從之。遂
破其陣。斬獲數萬。追奔至滹沱河。敵餘衆尚數
萬人。能復大呼。馳而躡之。遂潰。生俘三千餘。盡
死。王大悅。賜書褒獎。尋從援永平。解其圍。
追敗江陰侯吳高之卒二十餘萬。復從定大寧。
僂其扞命者。挾壯士還。而曹國公李景隆以五

十萬衆攻北平、晝夜不息、能從王入援、遇於鄭村壩、力戰大敗之、進攻其營、又敗之、急擊景隆兵之營、九門者、城中亦出兵夾擊、敵遂潰去、從略定廣昌、蔚州、大同、敗其師、而景隆悉鳩其亡散、并未傳者、號百萬來攻、王親拒之、以能爲前鋒、晨發而馳、午至白溝河、摧其都指揮平安軍及申復、大敗其軍、明日以左哨當敵、府鋒復大敗之、盡拔其寨柵、窮追至濟南、復大敗之、復從下滄州、先登、由東門入、鹵首六萬、獲其總帥

徐凱進攻東昌、與盛庸兵鏖戰、勝負略相當、

王以數千騎突出敵後、敵知其爲王騎也、悉

衆圍之、短兵接、幾不能出、奮力翼王潰圍、

而入我大軍、遂進戰、夾河能以奇兵爲軍鋒、冠

遂大敗盛庸兵、又敗平安兵於藁城、追奔至真

定、戰東門、斬首萬餘、乘勝略彰德、及定州、掩水

西寨、已而敗敵將李文於德州、遂克東河、進克

東平、搗汶上、諸寨、設伏、敗平安之衆十萬餘、轉

戰至小河、王兵不利、與諸將議、咸氣鬱、請班

師能獨進。曰：漢高帝與項王百戰百不利，而竟奪項王之天下。今僅一不利耳，而遽旋。施者何也？且施一旋可復，至此耶？王乃奮曰：從余馬首而南，言北者斬。遂縱兵深入，至靈壁，敵悉衆來戰，能與丘福復先登陷陣，大破之。虜平安及陳暉、馬溥、徐真等三十餘將進克泗州，渡淮破盛庸兵，遂取揚州，渡江斬金川門，闕而入，遂定京師。王卽大位，而能已前積功，遷至都督僉事矣。第封能爲第二人，遂授奉天靖難

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封成國公，爲左軍都督府左都督，歲祿二千五百石。賜誥命鐵券，貂蟬冠朝服，玉帶。又明年立皇太子，能遂爲其太傅，再加歲祿一千石。又明年而安南黎氏弒其主，且拒皇命，詔拜能征夷將軍，統左右副將軍、左右叅將及神機橫海驃騎游擊五將軍兵八十餘萬往討之。上親禡旗於龍江，宴餞能等，旣抵廣西，而能病癘，以兵屬副將軍新城侯輔而卒。上時已觀星象，而怪

之謂侍臣曰。西帥其有憂乎。朱能智足辦也。意者北人不習暑耳。俄而訃聞。上震悼輟朝五日。諸公侯宿將入慰。上爲酒泣曰。輔吾成大業者能也。且其心行當遠到。胡以止此。言已益酸。楚左右皆泣。莫能仰視。親爲文祭之。辭甚哀。官爲治葬。追封東平王。謚武烈。能卒時年僅三十有七。

按蜀志稱張桓侯手丈八蛇矛。橫行三國中。前無堅對。後世詫其弗實。今觀朱東平所運矛。不減老張矣。只此一人。足以摧堅破敵。李景隆盛庸非其敵也。平安差足相當。而敗北者數矣。是其壯勇可與桓侯伯仲也。評曰。靖難之初起。稱首功者。成公能其一也。然

天子親爲大將。每戰必在行。而成公雖計畫血戰之績多。曷能一仗節出。號行罰哉。受賑南北。爲大將帥。能薨于軍。天寵薦被足矣。其子勇虛有頰面虬鬚之表。而恇怯無它技。徒以

善事中貴人故得久其位握兵符者凡二十餘年土木之難死于陣本兵叅劾勇罪奪其封及上返正曲赦諸死事者追封平陰王予謚夫平陰失律乘輿蒙塵寵以真王不太濫乎

明鎮守遼東掛征虜前將軍印總兵官寧遠伯

李公成梁

成梁遼東鐵嶺衛人世爲指揮正德時天下皆有中貴人鎮守遼東之鎮監某善形家言每見佳城有蘊隆氣輒令石工斲之欲其洩其靈一日至成梁祖塋所登高遠眺詫曰此極貴宅也亟欲剗其來龍數處時乃祖某以軍餘隸麾下長跽搏頰乞寬恩鎮監曰嘻此壤大吉三十年後當有玉帶十圍爾何德以堪之及隆慶初而

成梁以序襲祖職累官至副帥成梁生而猛壯
膂力兼人善騎射每臨陣被重甲而馳趨捷異
常隆慶三年四月虜酋張擺失艾失哈等擁衆
寇鹺場孤山成梁率中軍蘇承勛等出邊迎擊
之而令叅將督選鋒衝其前至夾河山城突入
虜營斬張擺失等一百六十五級奪馬百餘匹
賊遯去捷聞告廟如禮遷成梁大帥四年入
家砦葦子谷酋長汪住內英哥等從陽明臺入
成梁部署偏裨趙完郭承恩安罄裴承祖柯萬
分馳遼陽虎皮奉集鮑屯平虜等處而身同撫
軍張學顏璧清河至卓山擊破之斬砲兒大寧
公提等五百八十八級五年速酋長佟鎖羅可
赤聚兵散羊谷我師擊之于蓮花塢斬四十四
級虜復從靖安口入我師殲於柳河斬佟鎖等
百有五十一級十二月虜寇河東從酒墩入成
梁率編將趙完郭承恩等破之于卓山斬首五
百八十餘級內有酋二人他夷器無算萬曆初
卜言台周會炒花捨勞亥大入瀋陽成梁率偏

將宋成恩等力戰於南靜九營台周土蠻子也。成梁等奮擊斬勺茶戶等二百有七級。七月成梁鳩工築寬奠等六堡。寬奠者北界王杲東鄰兀堂去靉陽二百里。撫軍張學顏按視之。數十酋環跪願質子所在易鹽布。學顏疏請聽市。自是開原而南。撫順清河靉陽寬奠並有市。諸夷亦艷互易之利。屬海西者王台制之。屬建夷者兀堂制之。廩廩奉約束。惟謹矣。二年速把亥連騎往仰加奴新寨。索昏王台。又大會諸酋。自紅

螺山走遼城。成梁提兵出塞。會大風。砂塵障天。捕斬首虜四十三級。上諭大司馬譚論云云。

遼左報捷。至云東虜屢次入犯。逆酋王杲誘殺我裨將大帥成梁。與師問罪。直搗紅力寨。斬首一千一百。東夷王台執送逆酋王杲父子至境。上詔磔杲於藁街。加台龍虎將軍。有功將吏增秩有差。是時王台所部東盡灰扒兀刺南盡湯河建州北盡仰逞二奴。延袤幾千餘里。及台老死。灰扒兀刺等皆爲建州所奪。四年成梁出

北羅免去遼百里、斬虜五十三級、土蠻益怨遼人、乃率黑石炭等三十萬窺十方寺、丁字泊成梁、率佟暹、康元吉、軍長定佟、應科、王朝、寵、軍新打營、裴承祖、高登、軍小船城、又檄李澄清、徐維忠等從征虜、走老營、我兵追四十里、大破之、斬阿丑哈、伯革、奈等四百七十六級、督撫梁夢龍周詠以大捷聞告廟如禮、賜成梁以下金蟒紵、廕階有差、十一月黃台吉擁老撒大會土蠻十餘萬、欲犯廣寧、於是分布秦得倚、孔東儒查

大受、徐國輔、陶承學、凌雲、各鎮要害、適速把亥連營遼河、長四十里、成梁率精兵、令李如栢等出鎮安堡、以蘇國賦等爲左軍、劉承武等爲右軍、直馳養善木、斬把兒度卜等八百八十二級、捷奏、詔賜成梁封爵、六年十月、秦寧衛酋速把亥窺盜遼邊、是月、青把都哈卜慎大會土酋分犯寧前、成梁直搗壁山去邊二百餘里、斬四百三十五級、上方行嘉禮、大捷奏至、叙錄加等、八年、建州夷兀堂犯靉陽寬奠、成梁逐之、出

塞二百里、斬七百五十級。土酋思報薊門之役、合速酋營紅土城、佯入海州、而以一支犯錦、以一支犯義。於是備兵使李松、張崇功、洪濟、遠周、于德等十道並發。成梁捕仗大清堡、出塞二百里、斬捕四百七十餘級。主爵者比。援例劉江之封廣寧伯。以倭七百級。曹義之封豐潤伯。施聚、焦禮之封懷柔伯。東寧伯以虜四五百級。成梁先是破逆杲至千二百餘級。北虜級更宜倍之。詔曰：李成梁累獲奇勛，其以原銜指揮，併功世。

襲伯爵給誥券，爲寧遠伯。十年，速把孩入陽河堡，遂深入錦州，分馳四門。裨將周之望、王應榮力戰死之。偏將徐恩、趙案分出北門、西門擊之。虜奔凌河。徐寬等各伏兵邀擊之。成梁出兵大戰，斬捕二百四十級。虜乃去。初，王台誅王杲、杲子阿台及仰奴、逞奴皆讐服。後二奴欺台老遂叛。阿台亦怨王台之縛其父，叛附二奴。各夷皆颺去，不受台羈縻矣。南關勢蹙，台竟憂死。二奴數掠孤山、鐵嶺。成梁勒兵出塞，大破于曹。

子谷得一千三十九級、泰寧酋速把孩率其弟炒花及子伯言入犯鎮夷堡、成梁迎擊之、其麾下李平胡射速把孩墜馬、斬之、炒花等大哭而去、捷聞、詔進輔臣張居正、太師、廷仰二奴窺海西之隙、乘間而與土蠻約略遼瀋、開原因略廣寧、成梁聞之、卽伏中固去、開原可四十里、使霍九臯諭撫之、二奴率騎二千詣鎮北關、關吏譙讓之、以三百人詣圈門、撫軍李松四隅設伏、二奴至圈門、言語不馴、白虎赤拔劍斬九臯、九

臯反手擊一虜墜馬、軍中砲响、伏將宿振武、李寧等大呼而出、斬仰逞、二奴等凡三百十有一級、復追於新寨、捕斬一千二百五十餘級、追至其巢、諸虜叩頭願從、猛骨孛羅約歸我漢人、王良富十三人自是海西、讐不敢動矣、捷聞、告郊廟、班賜爵賞有差、董狐狸糾炒花等犯塔山、再犯莊窠、黑山、備禦楊紹勛易之、遇伏、把總劉進忠戰死、紹勛中流矢、復斫二虜而還、成梁從大寧堡出邊、行四百里、搗虜壁、斬首三百四十

三級捷至會 上大闕喜甚告 郊廟賜

爵賞焉十一年太寧酋伯言把都糾花大及大虜衆五萬騎入塞攻鎮靜堡成梁議於黑山大出兵伴爲北伐夜遣李得全馳入鎮靜爲內應旦日親自搏戰李寧以刀擊花大傷臉復射中膊花大伯言叔也虜哭而去阿台來寇入瀋陽成梁禦之戰于古勒寨射死阿台虜走遼河水深不能渡成梁追之從丁字泊堡出布陣爲一二字以一字衝鋒二字繼戰令既定旦日出邊

一百五十里虜望見來迎成梁躬率一字陣接鬪火器弓弩齊發李松促二字陣鼓行而前虜奔我兵疾戰斬首虜八百二十四級得名王捨征孛來等十三人獲馬五萬餘疋而軍士亡失者略相當小阿卜戶襲我黑谷關燬烽臺殺略甚衆給事馬景隆等讓書再至 上詔成梁益加策礪勿以人言自阻爲調景隆以安成梁遼陽吏士方維相等數百十人伏闕上書稱成梁中左所之戰盤山驛之戰卓山卓山平虜堡

虜堡紅土城土城養善木之戰鴨兒匱兒匱鵬
背山背山遼河遼河阿州阿州撫順撫順瀋陽
瀋陽開原開原襖即兔即兔曹子谷子谷古勒
寨勒寨腦王杲髓速把亥馘逞仰二奴斬阿大
阿海皆萬世功十三年灰正大會東虜那彥伯
西虜忙金兒等入寧遠前屯李平胡馳斬卜兒
或革等一百八級已而大會炒花分鈔東西一
枝寇懿路一枝寇洸河裨將曾尚忠死之略及
鐵嶺焚燒亡算冬東虜一克等引十萬騎來成

梁輿疾出鎮邊堡行二百里斬捕九百餘級中
有酋長虎兒處首二十四蓋用李平胡筭也晝
伏夜行平胡乃帥降夷四十人先驅大風飛砂
中及虜覺注矢而我兵已橫絕之矣大司馬宣
捷賜成梁廕秩三級十四年速兔兒引瓜兒
兔等結西虜萬騎直抵蒲瀋殺略軍民游擊周
思孝逐出塞河深虜騎不能渡成梁密符游擊
韓元功集船板繩索赴丁字泊治浮橋出其不
意總督李松偕分巡任天祚兵備王緘親監軍

出邊成梁廼布陣繼入遂至打大去邊一百五十里虜迎戰成梁躬帥一字二字陣鼓行而前乘勝勇氣益奮疾力戰斬捕八百二十四級得名酋捨征孛來乞搭把失等首凡十三級二月炒花化大復聚土蠻犯邊撫軍顧養謙徵召將士黑雲龍等出塞二百里成梁躬自力戰自辰至未不倦虜不能支皆騰山鑽林而逸成梁逐北斬首九百餘級得名酋虎兒把禿等二十四人將士被傷者李寧等一百七十八人十六年

卜寨

暹加奴子那林孛羅

仰加奴子

圍及商撫軍顧養謙

壁遼陽成梁壁海州三月十三日屯開原東郊

下出威遠堡至洛羅寨

北關部夷

受其降時卜酋已

奔那酋同壁以險拒不聽降召又殺我軍士我軍縱兵逼其大城虜堅閉拒守矢石如雨於是成梁下令以大砲擊之凡再發砲而城懷中多洞胸死者斬把當亥等首凡五百五十五級成梁從威遠出塞卜寨棄其衆遁入那林壁擊之城破二酋窮蹙乞哀兵備成遜釋康古陸以存

反商進卜寨那林諭之諸酋并服康古陸死遜
令北關卜寨那林南關猛骨反商兩相結釋其
憾並請貢反商遂與奴兒哈赤婚十七年逆酋
克五十盜塞上哈赤斬其頭並還鹵者總督張
國彥歎曰哈赤忠順如是也疏請爵之加等初
哈赤祖父並從征阿台戰死成梁雛畜哈赤
長以祖父殉國予指揮與南關塔後稍蠶食張
海色失諸酋漸雄長諸夷矣二十三年總兵董
一元襲虜於黑山斬其酋長卜勒亥等百有九

級督撫孫鑛李化龍賜賚有差加奴兒哈赤龍
虎將軍三十六年海西建州二酋入貢奴酋混
入猛酋領賞禮部按驗得實時奴酋缺貢二年
矣兵科宋一韓糾撫鎮棄地陷虜謂先年巡撫
張學顏同寧遠伯李成梁開拓寬奠等六城堡
延袤八百餘里二十三四年軍民史仲義等各
佃雲頭迤裏大小松峪盤嶺等處任種二千二
百餘家歲納糧三千石倉串卷宗俱明至近年
廢將韓宗功者成梁壻也納建酋重賄槩作逃

民給帖駢逐六萬四千餘家撫鎮等臣各論功
升賞未幾而奴虜蹂踐至矣且當時加增蟒幣
歲予舊賞五百金今奴虜已阻貢不當給賞請
勘復之兵部奏行御史熊廷弼勘報云云今雲
頭裏咧咧泊等亦俱在若以失去原展之地強
坐成梁成梁必不服先是直指按遼者命下
日成梁卽具黃白錦罽致賀是以莅遼不復清
理遼帥軍事吞其餌故廷弼雅以風力自負雖
受餽而暗鳴自如成梁於是思有以嫖之偵其

將拏遼預匿一麗人公署複壁中俟甲夜覲救
而出廷弼初疑爲妖蜃縮弗敢動諦眎之美而
艷亟呼胥隸輿臺莫有應者遂擁而通宵則廷
弼宜若郵亭好姻緣而勘界之議竟朦朧結局
而已一韓又疏高淮二賴營爲遼東稅監據鎮
守之名陰蓄夷丁戰馬以數百計藉口交易參
貂輸情外夷擅糾文武大吏而獨芑仗于李成
梁宜撤成梁歸老亟罷斥淮於是少宰楊時喬
大司馬蕭大亨總督蹇達撫劉四科及臺省交

章俱請撤稅監有旨召淮還京竟釀成遼禍而奴酋遂種南關又曠之土以便其窺北關之謀又賄西北嗜利之虜以廣其吞北關之力至四十六年四月中旬奴以入市爲名勒衆三萬陷撫順城而遼事竟不可支矣非成梁之罪也成梁父子掛印橫玉廝養腰全乘障者以百數而折節下士大夫絕不以勛貴自先君嘗備兵寧夏仲子如栢充總兵成梁曾遣官卑禮來候先君亦循例報之會渠病呼使者入卧内而

姁姁語曰吾病弗能起今於場厠叩頭申謝幸爲我一二言之其謙謹如此長公如松儻募負竒力扼虎射命中居常率迹射之士自當一隊橫衝匈奴相戒不敢犯代父鎮遼以偵謀失實陷虜伏死焉天子哀憐賜謚立祠至今天下慕而說之先是成梁府前有石獅二每月夜輒人語而欻欻曰吾守李公府數十年無益今旣將至矣閹者以告成梁叱曰石獅何能言爾妄耳閹者云俟今夕請主公自聽當不妄已而果

然蓋二獅與城外梵宮率堵波年久而神結爲昆弟故每夕輒相往還而先知云明年而有如松覆師之事

按成梁之摧東虜積級至萬餘以彼之功使遇高帝時萬戶侯豈足道哉說者謂隆萬之際夷運孱阨何難汎掃顧其績豈至與他徹侯等而縉紳大夫猶斷斷有後言者何也少所見多所怪恒也又陋而不習掌故耳雖然寧

危下天幸乃叠筴殊勛詎知薪膽積



